米襄陽志林卷上

同治七年春正月秋崖居士李宗庚題

曲徑秋高竹影斜多共此日淡浮華笛
彭遠巷幽人淚月色清宜孤客世
塵勞五斗米我素常醉一園菊不改更
讀閒情賦元亮風流自足詩

米襄陽志林序
予讀陸友仁米顛遺事恨其故實未
備嘗發意排纘江東好古收藏之家
所遇襄陽書畫小有題識者輒手錄
之而范長康多詩讀異書蒐討米事尤
醜類而詳因題曰志林請予序予惟
古今雋人多矣惟米氏以顛著要之

顛不虛得大要浩然之氣全耳後人
喜通脫而憚檢括眥拖拉擺沾沾藉
米顛氏爲口實夫米公之顛談何容
易公書初摹二王晚入顏平原擲斤
置削而後變化出焉其雲山一一以
董巨爲師詩文不多見顧崛絶魁壘
有深往者而公之顛始不俗兩蘇黃
豫章秦淮海薛河東德麟龍眠劉涇
王晉卿之徒皆愛而樂與之遊相與
跌宕文史品題翰墨而公之顛始不
孤所居有寶晉淨名海岳自王謝顧
陸真蹟以至摩詰玉蹊金題幾埒秘
府而公之顛始不寒陪祀太廟洗去
祭服藻火以至祓職然潔疾水淫性

不能忍而公之顛始不穢冠帶衣襦
起居語默畧以意行絶不用世法而
公之顛始不落近代奉勑寫黃庭寫
簾動色撤賜酒果文具甚則侻請御
前研以歸而公之顛始不屈挫寄人
尺牘寫至芾拜則必整襟拜而書之

而公之顛始不詐鳴呼米顛曠代一
人而已求諸古今張長史得其怪倪
元鎮得其潔敷文學士與高尚書得
其筆滑稽談笑遊戲殿廷東方朔李
白得其豪故曰米公之顛談何容易
公沒于淮陽軍先一月盡焚其平生
書畫預置一棺焚香清坐其中及期

舉拂合掌而逝吾視其胸中直落落無一物者其聖門所謂古之狂歟洙泗之時楚狂接輿濂洛之時楚狂在芾其顛可及也其浩然之氣不可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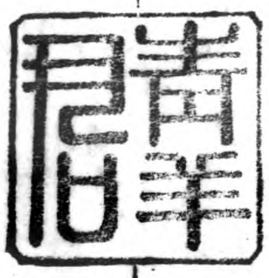
眉公陳繼儒譔

范長康購奇石曰舞蛟蓋李唐時物元趙魏公所題也長康買宅臨之青蘿赤蘚蒙冪其上朝而吐雲夕而含霧神奇莫可測矣長康曰夕婆娑其下與名流

韻士高僧道者持麈捉塵無閒日拊石嗟曰我不能如米家具衣冠拜汝若丈人行第相暱為伻汝交可已人以是目長康石癖與元章同品又秩又同其他癖往往同才乃若布衣紫車不憚追隨見大冠長裾則却走將無顛又同長康頷而不讓曰顛米顛我耳鼎峙韋我固當張顛旗襄陽行事為志林甚於是蒐輯裒列類分癖與顛各居若干卷貯列其一焉既成而同其對氏君和

逋余索序余謂君和古人癖於
石者無出黃皇帝章與襄陽上
牛李貴甚其貯石如貯阿嬌第
黃金其屋以絲竹粉黛涸乃公
何知有雲霞蘚荔使石蒙恥厚
顏已甚亢章雖絕俗乎猶然雞
肋一麾不能敝屣袖中奇峯為
楊次公以鞚攫去而李後主研
山擘易甘露寺前颭脫地是其
石文不固矣故當不及君家阿
咸君和曰吾未知徂將誰左嵣
而問諸舞鮫民請以此序志林

可矣遂書以
授梨人甲辰三月
廿有五日太原王穉登序



米襄陽志林引
昔余漫為自叙無非奇顛不羈事居
海經標奇於米南宮氏守漣水蓄靈
璧石三致意焉且余園居中有白樂
天守蘇時所題石時、觴詠其下曰
憶能就跟石而吟孔子和之未嘗不

效米南宮下拜也余好友芘若和同
得借交長康長康清宛堂有石蘚皴
亟為之立傳為歌詩為歌為讃頌者不
一而足繪之圖与二三方外交嗜纂
之歎賞之吟咏之不足至拜跽之未
已也又為米氏志林賅一世無可好
者蓋比肩鄭蒙眼陽吳子野不特事擅

南宮而已第品石則樂天為之先着
鞭為之弟論載石主人則范氏与米
氏分庭抗禮而余執鞭以從詎非中
林一快事哉籧篨高韵長康乃得獨
擅之而余所效南宮一斑浪得顛名
者前有旭後有芾遂不減驃騎著長
康之潔類南宮嚢類南宮言談嗜好

類南宮余所自叙奇顛者亟為數章
矣

長洲張獻翼為于篋

米襄陽志林叙
自江左風流蘊藉交並莊語理學一
洽數公遞起桓文宗後七百餘年濂
時臚傳以為非是不倫大儒獨米
襄陽出入世法以顛自號同盟蘇眉
山最擅人倫鑒乃亟推重襄陽不
去口筮江左未絶之綫耶若襄陽

生平結撰馬婁與所述實晉集十
四馬弢伯雨所述天說潮說實晉齋
拾遺若干馬蔡天啓所述山林集
百馬宣已子壁庋錄正續雜說數
十馬則其文采表暨之不淺眉山
邑於近世林徒烟容代樹豈藴有
如書畫史海岳名言實章待訪研

史諸作皃又眉山未及會心者代
倘藴采將無同歟第眉山喜見才
投極其才之致一再蒭臧而百日
就獄襄陽含才盡以其牢騷之氣
寄之顛甘自標置目三公呂蕭杌
不顧挫於蔡持正黃慶基諸輩卒
優游脉望從金題玉躞間以老仞

得長算居多予故叙列其行事作
襄陽志林且語友人趙孟清曰晉
室不造議者徵慨於風流之過善
夫周儀射言之過要非才士不解
千里一曲昂其興兩廡賢行專席
辦浸假而盡欲與兩廡賢行專席
分坐宛佘躒瞥得入寢懷拙無當
已獨恨予之鄴架万籤又恨世無
春明門宅子僦居閒從親故蓄書
數討散軼羅不憾以闕捄借示亦
終困絓漏不能掇其丰標萬分一
娓為来民功臣云
甲辰維夏佛節范明泰造并書

歲己亥楊翰甫示予元陸友仁編南宮遺事一帙始得什一後黃

帝郵寄包彥平雜事廿則得廿三予乃蒐積未有合事八百餘層見無倫遂汰其複者詮次為十三目揭其中名言待訪硯史詩文雜誤各成裘予舛氏君和復為釐勘再三比陳仲醇以序來又出所蓄補未備若干則迺竣勤行且吕黃豫章志林副之為兩家幟翕是月下浣高平明泰識

梧氏藏書 字硯

世系
恩遇
嗜好
書學
譽羨
書評
攷據
襄陽遺集
寶章待訪錄
研史
海嶽名言
畫學
塵談
潔癖
畫評
雜紀

宋學生 青家 藏書籍

吳少君嘗語余曰我於宋人獨愛米南宮為人如雲物滿前宵雪獨映書法如英卉紛敷惟木

自挺畫品如大千世界別有天地余第含之未能深會比見天馬賦海嶽庵眞蹟及范長康所編志林乃知少君畫出老米然書畫纂祕人不多見豈若茲編使人人畢見南宮之爲快乎長康其眞能畫南宮於千載者也長康好讀異書而書能亂米嘗愛舞蛟一片石至倒橐買居日對啸詠殆亦南宮流亞也輒附數語以竢後之弁州先生作蘇長公外紀人謂其風流文采千載符合當是長公後身長康有奇癖絶同海嶽嗜好今觀是編米老四十五年佳譚勝事歷歷可睹非其精神嘿券何以至此長康亦豈海嶽之後身耶暇日舉此言質其叔氏君和君和頷之曰子言別具一理長洲戚伯堅

米老事不多經見往黃履常參政濟上時錄寄南宮遺事爲元陸友所輯計楮僅十有八遂爲信宿之賞今得子校子掇霧富有蔚爲大觀洵奇哉未有之績憾不起元章設長案洗手展玩

一過上黨包衡

士有不經世故直從所好者上古洗耳投淵之徒皆是也省其意更無他奇第不肯以所好易所不好耳近世有之便謂之僻甚而謂之顛可知率眞者寡矣讀書好古如元章而子瞻尚有從衆之譏可歎哉及得寶月觀賦因與書曰恨相從二十年知元章不盡此正論也今元章已

[illegible]儻品其不可磨滅者籍籍人間至吾友長康始衰理成衰長康尚友千古而所造已足不朽

何有襄陽惟其胸中多著雲山奇石而寡世情又嗜元章書豈與我家同癖耶京兆米雲卿題於清宛堂

余嘗謂蘇米二公俱俊儻不羈人也然子瞻嘗云余與米公相知二十年恨知公不盡今數百年來有長康氏深知薦好事事祝肖玆堪入室邇市宅得怪石於齋前日夜欣賞拜舞其下復抽其所讀書于元章者句櫛字比以次泐之余既卒讀因悉公爲人清遠絶俗寵遇不以取嫌

才高不以賈忌法書名畫傳褚登善董北苑之
神而潔曰癖顛曰絶其遊戲以是其得力亦以
是長康親見公于赫曦間故臭味畧相當則是
役也庶幾藉手於元章矣秀州張晒
亏往來醉李交包彥平范長康各負其奇而長
康之奇超俗絶倫雅與米顛同癖今所居庭下
有石舞蛟屹立古藤絡之時多雲氣寔希古霦
怪之物長康至倩孫漢陽寫圖邀海内名流詩
歌讚歎以奏姷其事非徒與米顛同奇癖耶于是

窮掾米老之奇若南宮遺事書畫史寶章待訪
錄等分疏而藏之石室命曰志林使世人慕米
顛之奇事而未得者緣長康氏之奇而并著焉
東海漫士璩之璞題
長康酷有寶晉之嗜故作志林歷年所而成使
米氏神情氣韻千百年後一披展間如再起其
人而昕睇夕聆之此無論傳記有所難備即年
譜日錄亦遜遐稽非湛酣是道者誰能博雅若
是蓋不但爲米氏策勛而湔浣一切俗漢其惠

遠矣讀此書者當如月光童子作水觀除却芥
礫得水性流通而後能會米氏之天真不昧長
康之結想也陸鳴和書

余讀書芦蘿深邨去長康墨兵齋咫尺耳柳稍
蒹葭中烟霞映帶呼吸倡酬正是平分風月也
長康以奇癖夢想襄陽余幸得因長康之癖得
讀襄陽志林則長康其洵能先余着鞭者也中
洲道人費慧題

蘇米二老今古同譽然坡老昔有志林遞
今元美氏舛紀出而行事大備獨交臂失
一襄陽眞缺陷事余侭長康性孤癖不善
依投世俗好顧於圖史經籍亦不落落積
歲時徵討米氏故實署曰志林者意以管
中之闚不能搜訪秘笈編領名山藏第亦
儲蓄瑯屑聊寄
一斑儻爲他日采米乘者
先駈云爾

范應宮君和氏識

米襄陽志林卷第一

明 禾龍 范明泰 長康編

世系

宋史米芾傳曰米芾字元章吳人以母侍宣仁后藩邸舊恩補臨光尉歷知雍丘縣漣水軍使太常博士知無爲軍召爲書畫學博士賜對便殿上其子友仁所作楚江清曉圖擢禮部員外郎出知淮陽軍率年五十七芾爲文奇險不屑剽襲前人語特妙於翰墨沉著飛翥得王獻之

用筆意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工臨移至亂
眞不可辨遇古器物書畫則極力求取必得乃
已立寶晉齋貯之坐起觀翫揔精於鑒裁一經題
品價增數倍所與游皆名士王安石摘其詩句
書扇上蘇軾亦喜稱譽之冠服效唐人丰神蕭
散音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而好潔成癖至不
與人同巾器時有可傳笑者又舉止頡頏不能
與世俯仰故從仕數困嘗奉詔倣黃庭小楷作
周興嗣千字韻語又入宣和殿觀禁內所藏人
以爲寵子友仁仕至兵部侍郎
名畫記曰宋米芾元豐中人官太常博士出守
無爲軍建寶晉齋鑿墨池仰高堂明遠樓刻寶
晉法帖書法入神愛潤州京口溪山之勝遂定
居焉作海嶽菴山水學董源天真發露恠恠奇
奇枯木松石自有奇思
張雨作中嶽外史小傳曰米芾字元章襄陽人
博洽記聞於羣經務通大旨論議斷以已意其
辭發揚踔厲世儒所不能屈爲文務崖絕魁壘

用筆意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工臨移至亂
眞不可辨遇古器物書畫則極力求取必得乃
已立寶晉齋貯之坐起觀玩題跋拊精於鑒裁一經題
品價增數倍所與游皆名士王安石摘其詩句
書扇上蘇軾亦喜稱譽之冠服效唐人丰神蕭
散音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而好潔成癖至不
與人同巾器時有可傳笑者又舉止頡頏不能
與世俯仰故從仕數困嘗奉詔倣黃庭小楷作
周興嗣千字韻語又入宣和殿觀禁內所藏人
以爲寵子友仁仕至兵部侍郎

名畫記曰宋米芾元豐中人官太常博士出守
無爲軍建寶晉齋鑿墨池仰高堂明遠樓刻寶
晉法帖書法入神愛潤州京口溪山之勝遂定
居焉作海嶽菴山水學董源天真發露恠恠奇
奇枯木松石自有奇思

張雨作中嶽外史小傳曰米芾字元章襄陽人
博洽記聞於羣經務通大旨論議斷以已意其
辭發揚踔厲世儒所不能屈爲文務崖絕魁壘

要必已出爲工悟竹簡以竹聿行漆故篆籀法
先秦正書魏晉而下無取愛潤州江山因定居
北固作寶晉齋前有碧梧廿本廿露降其上蓄
王謝真蹟右軍紫金石硯善畫古聖賢像及寫
山水幅長不過三尺制白玉圖書印六文曰辛
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米芾印米芾氏印米
芾元章印性至潔置水其傍數盥而不悅未嘗
與人同服器客請閱法書對設兩案手爲舒卷
懼客手袖觸之則一襆裝洗之也嘗願效作盡書

魚游於金題玉璽間而無害妙解音律作五音
正韻用以制律本五聲之音出於五行自然之
理管仲深明其要著其形以爲太平作樂之具
沈隱侯得四聲而不得宮聲乃分平聲爲二以
欺學者陸德明遂以吳音傳會至是始自五方
立五行求五音乃得一聲於孟仲季位因金寄
土五音皆具有聲無形互相假借千載之下神
姦鬼秘無所逃形云又著天說備究天地日月
旁側盈虛之形撰晝夜六十圖與潮汐大小准

援據六經盡黜古今百家之妄其書藏之名山平生與游率天下士罵蜀郡劉涇長安薛紹彭好奇尚古是其一流人也風神散朗服唐人冠衣眉宇軒然進趨襜如音吐鴻暢雖不識者皆知爲元章也晚爲臨川王公眉山蘇公所深知臨川絕愛其詩摘句書於便面蘇公有云元章奔逸絕塵之氣超妙入神之字清新絕俗之文相知二十年恨知公不盡苔曰更有知不盡處修楊許之業爲帝宸碧落之游異時相見乃知也

初宣仁高后在藩、與其母丹陽君有舊元章長於邸中、以恩補校書郎、授含光尉、七遷、入淮南幕改宣德郎、知雍丘縣、乞監中岳廟、因號中岳外史、崇寧間置書畫學、公時在太常爲博士、因進上所藏書若畫、皆不下一品、優禮荅之、詔用黃庭小楷書千文、出知常州、不赴、改管勾洞霄宮就除知無爲軍元章性好石無爲公廨有奇石、元章驚喜曰吾當見兄事之、遂具袍笏再拜、未幾、召爲書畫學博士、尋擢禮部員外郎、以言者

援據六經盡黜古今百家之妄其書藏之名山
平生與游率天下士蜀郡劉涇長安薛紹彭好
奇尚古是其一流人也風神散朗服唐人冠衣
眉宇軒然進趨襜如音吐鴻暢雖不識者皆知
爲元章也晚爲臨川王公眉山蘇公所深知臨
川絕愛其詩摘句便面蘇公有云元章奔
逸絕塵之氣超妙[redacted]神之字清新絕俗之文相
知二十年恨知公不盡苔曰更有知不盡處修
楊許之業爲帝宸碧落之游異時相見乃知也

初宣仁高后在藩與其母丹陽君有舊元章長
於邸中以恩補校書郎授含光尉七遷入淮南
幕改宣德郎知雍丘縣乞監中岳廟因號中岳
外史崇寧間置書畫學公時在太常爲博士因
進上所藏書若畫皆不下一品優禮荅之詔用
黃庭小楷書千文出知常州不赴改管勾洞霄
宮就除知無爲軍元章性好石無爲公廨有奇
石元章驚喜曰吾當兄事之遂具袍笏再拜未
幾召爲書畫學博士尋擢禮部員外郎以言者

罷知淮陽軍、彌年、瘍生於首、即上書謝事、不允、
卒於郡齋、年五十有七、大觀三年、葬於舟陽長
山下、有自寫海嶽菴淨名齋圖、著山林集十卷、
並傳於代、丹陽蔡肇、嘗銘其墓、予怪其叙事多
脫落、故爲搜剔舊聞、補葺爲中嶽外史傳、昔賀
知章號秘書外監、而元章號中嶽外史、張長史
旭稱賀八清鑑風流千載一人也、予用爲米元
章傳贊、當世不能損益云、

蔡肇撰誌曰、崇寧三年甲子六月制詔今四方
承平百揆時叙小大之政畢舉增光繼志曠古
絕無獨書畫之學未有高世絕人之風殆勸厲
之不至也、其議投試簡拔之法著爲律令建官
養徒庶幾異時彬彬者有紀焉於是六藝之學
以次開設矣、是時元章名能書適官太常一旦
奉詔以黃庭小楷作千文以獻繼進所藏法書
名畫賜白金緡錢甚腆方民間競以前代筆蹟
來上萃於秘府號宣和御覽幾百帙特詔丞相
太師楚國公跋尾公亦被旨預觀緡紳以爲榮

遇已而出知常州不達改勾管洞霄宮未幾就除知無爲軍踰年復召爲書畫學博士便殿賜對詢落逮因上其子友仁所作楚江清曉圖旣退賜御書畫扇各二遂擢爲禮部員外郎復以言者罷知淮陽軍彌年瘍生其首上書謝事不許以其年月日卒於郡廨享年五十有七遺令送終皆有治命賻其家以百緡不以受官其子皆特恩也公諱芾字元章世居太原後徙襄陽自其高曾以上多以武幹官顯父光輔始親儒嗜學公生秀頴六歲日讀律詩百首一再過目輒背誦稍長博記洽聞於書務通大略不喜從科舉學議論斷以己意其說踔厲世儒不能屈也刻意文詞不剽襲前人語經奇蹈險要必已出以崖絶魁壘爲工作字遒勁更沈着雅有晉唐風流尤善臨摹至能亂眞其畫山水人物自成一家尺縑寸楮人以爲翫四方碑榜咨請踵至所著詩文凡百卷號山林集宣已子聖度錄正韻雜說又數十卷平居退然若不能事事至

官下則率職不苟喜爲教戒吏民初爲煩已而安之時亦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家故饒財既仕悉以分族人後貧不以爲悔遇古書名畫必極力購取得之乃已余昔相遇於都城敗屋僦居客至烹飲出諸奇相與把玩嘯詠終日所至喜覽山川擇其勝處立宇製名後來莫之廢也過潤愛其江山遂定居焉作菴城東號海嶽目咏哦其間爲吾州佳絶之觀平生與游多天下士蜀劉涇長安薛紹彭好奇尚古相與爲忘形交

風神蕭散是其一流人也舉止頡頏不能與世俯仰故仕數困躓冠服用唐人規制所至人聚觀之性好潔置水其傍數頼而不悦未嘗與人同器服視眉宇軒然進趨襜如音吐鴻暢雖不識者亦知爲米元章也少與禪人摩詰游詰以爲得法其逝不但作偈語有倫父佐五武將軍贈中散大夫母閻氏贈丹陽縣太君既卒始葬潤州黄鶴山以中散祔初宣仁聖烈皇后在藩與丹陽君有舊故公少長邸中以后恩入仕初

補秘書省校書郎授含光尉七遷入淮南幕改宣德郎知雍丘縣乞監中嶽廟授漣水軍使除發運司勾當公事蔡河撥發入奉常爲博士三加勳服五品娶許氏封寧公縣君有賢行五男長則友仁也補將仕郎辭藝能世其家餘早卒八女子適進士喬裹文僖老南康軍教授段拂（孚未壻）承奉郎吳激餘未嫁孫男女各一人以大觀三年六月某日葬丹徒長山下余元豐初謁荆國王文公於金陵公以詩文贊見文公於人材少所許可摘取佳句書之便面余由是始識公故爲之銘曰米南楚出自鬻分仍世勇爵史載芬既極而遷稟不羣生憐野鴟憎家鵲掉棄藉決習典墳君纔弱冠秩且文豪氣激越蕩乾坤劇談四座寂不喧冠巾說製傍朝掀浣衣濯帶肌廖敏手扳拉頰送飛雲顓晉千載風流存鍾王已往楷法紛後生不復窺完渾臨池幾年墨練裙句法甫自相弟昆造雄設險驚刱晷文成揮掃千兎髦蛟蚓着紙尾角鸞尺牘藏去珍瑤琨

一官猷髒諸侯門熟視試一引手援南宮坐曹
席未温世間巧語空織文須淮出守朱丽轓三
仕三已無戚欣視身致躺思坐海□□□嶽窟
朝曛暮年消中病文園踰月止酒不茹葷郤乘
泠風反衆薰西山嶒崚星可捫其陰大江鬱東
奔嘖沙發石漂無垠氣象歷落宜置君欲酌中
濡採芳蓀生芻舍奠宿草根尚書局促駒伏轅
追摘往實詔九原吾文坐荒失鋤芸爲歌銘詩
下招魂巫咸上天誰復聞薄暮雷電歸叫閽駿
雨忽作九河灪襄陽志曰襄陽漫士米黻字元章嘗自述云黻
卽芾也世居太原後徙於吳宣仁聖烈皇后在
藩其母出入后邸以舊恩遂補校書郎自蔡河
擢爲太常博士出知常州復入爲書畫學博士
賜對便殿擢禮部員外郎以言罷知淮陽軍芾
人物蕭散被服效唐人所與游皆名士
宣和文臣米芾字元章初居太原後
爲襄陽人官至禮部員外郎博通尚古不喜科

舉學惟好潔世號水涯違世異俗每與物迕人
稱之米癲云善屬文作韻語不蹈襲一字崇寧
間四方承平百揆時叙典章禮樂燦然一新獨
有書畫未有傑然超出前古者獨膺簡在遂除
書畫兩學博士頗厭士論芾亦欣然就職自以
爲已任又詔作黃庭小楷千字以進旋加褒美
大抵書效義之詩追李白篆宗史籀隸法師宜
官晚年出入規矩深意外之旨自謂善書者只
得一筆我獨有四面識者然之方芾書時其寸

紙數字人爭售之以爲珍玩至於請求碑榜而
門外之屨常滿家藏古帖由晉以來者甚富乃
名其所藏爲寶晉齋好士簪纓之流出其所有
奇字以求跋語增重其書而芾或喜之即爲作
古紙臨倣便與眞者無辨無善作畫嘗爲楚山
清曉圖曾非俗師所能到也當時名世之流評
其人物以爲文則清雄絕俗氣則邁往凌雲字
則超妙入神人以爲知言仍偉岸不羈口無俗
語頎然束帶一古君子故贈其詩者有衣冠唐

制度人物晉風流也然異議謂其字神鋒太峻有如强弩射三十里又如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其爲論或如此且類多行書世亦罕及有山林集一百卷藏於家

別傳曰米芾元章或云其母本産娼出入禁中以勞補蔭子爲殿直後登進士善書尤工臨摹人有古帖假去率多爲其摹易眞本至於紙素破故皆能爲之卒莫辨也有好潔之癖任太常博士奉祀太廟乃洗去祭服藻火坐是被黜然亦半出不情其知漣水軍曰先公爲漕使每觀公牘未嘗滌手余昆弟訪之方受刺則已須盥矣以是知爲僞宗室華源郡王仲御家多聲妓嘗欲驕之大會賓客獨設一榻待之使數卒解衣袒臂奉其酒饌姬侍環於他客杯盤狼籍久之亦自遷坐於衆賓之間乃知潔疾非天疾也

然人物標致可愛故一時名士俱與之游其作文亦狂恣嘗作詩云飯白雲留子茶甘露有兄人不省露兄故嘗叩之曰只是甘露哥哥耳

太觀中至禮部員外郎知淮軍卒

寶晉集曰米芾字元章別號海嶽外史太原人父佐徙居襄陽未幾家丹徒芾刻意文詞體製奇險特妙於翰墨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精裁鑒而風韻蕭遠趣尚高潔

宋史載米友仁元章子也幼年黃山谷贈詩曰我有元暉古印章印刓不忍與諸郎虎兒筆力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章遂字元暉元章當置畫學之初召爲博士賜對便殿因上友仁楚山清曉圖既退賜御書畫扇各二事友仁宣和中爲大名少尹天機超逸不事繩墨其風氣肖乃翁也每自題其畫曰墨戲被遇光堯官至工部侍郎敷文閣直學士日奉清閒之燕方其未遇時士大夫可得其筆既貴甚自秘重雖親舊間無緣得之衆嘲曰解作無根樹能描濛鴻雲如今供御也不肯與閒人享年八十神明不衰無疾而逝

米友仁常自稱家居道士

都穆曰米氏父子本襄陽人而寓居江口嘗觀海嶽翁表吾鄉朱樂圃先生墓云予昔居郡與先生游則海嶽又嘗寓蘇而其女因以嫁大姚村人此敷文大姚江圖所由作也修宋史者直云吳人而後之論撰者遂以爲吳縣人胥失之矣

格古要論曰米元暉紹興中權兵部尚書高宗眷待甚厚能傳家學山水略變父法自成一家烟雲變滅林泉點綴草草而成不失天真也畫紙不用膠礬不肯於絹上畫臨摹古畫有用絹者

米友知友仁之弟其父芾嘗云幼兒友知代吾書碑及作大字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云每示簡可使令嗣書謂友知也

宋史載元章壻吳激字彥高建州人書得芾之筆意工詩能文尤長於樂府使金以知名留不遣授翰林侍制知深州卒有東山集十卷

容齋筆記曰先君在燕山赴張總侍御家燕集

出侍兒佐酒中有一人意狀摧抑叩其故乃宣和殿小宮姬也坐客翰林直學士吳激賦長短句紀之聞者揮涕其詞曰南朝千古傷心地還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向誰家恍然相遇仙姿勝雪宮髻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濕淚同是天涯激字彥高元章壻也

江都陸弼吳黃習遠校定

米襄陽志林卷第一

明　禾郡　范明泰　長康編

恩遇

皇祐二年正月十七日上幸後苑春物韶美小字千字文

米元章爲書學博士一日宣詔米芾以黃庭小楷作儀衛嚴整遽召芾至出烏絲欄一軸宣語曰知卿能大書爲朕竟此軸芾拜舞訖卽綰袖舐筆伸卷神韻可觀大書二十言以進曰目眩九天

開雲蒸步起雷不知天近遠親見玉皇來上大喜錫賚甚渥或問之荅云初叩軒陛閣門臣僚以笏引之升殿此上天梯也

一日上與蔡京論書良嶽召芾至令書一大屏顧左右宣取筆硯而上指御案間端硯使就用之芾書成即捧硯跪請曰此硯經賜臣濡染不堪復以進御取進止上大笑因以賜之芾舞蹈以謝即抱負趨出餘墨霑漬袍袖而喜見顏色上顧謂蔡京曰顛名不虛得也京奏曰芾人品誠高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也

元章爲書畫學博士賜對便殿既退賜御書畫扇各二擢禮部員外郎

徽皇聞米元章有字學一日于瑤林殿張絹圖方廣二丈許設瑪瑙硯李廷珪墨牙管筆金硯匣玉鎮紙水滴召米書之上出簾觀看令梁守道相伴賜酒果元章乃及繫袍袖跳躍便捷落筆如雲龍飛動聞上在簾下回顧抗聲曰奇絶陛下上大喜盡以硯匣鎮紙之屬賜之尋除書

學博士

一日崇政殿對事畢手執札子上顧視令留椅子下米乃顧集殿云皇帝叫內侍要唾壺閣門彈奏上云俊人不可以禮法拘

海岳以書學博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數人海岳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乏逸韻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廷堅描字蘇軾畫字上曰卿書何如曰臣書刷字

思陵御劄聞知會稽縣向子固有褚遂良所臨蘭亭序後有米芾題識卿可取來欲一閱之十四日付孟庾

高宗翰墨志云世謂羊欣書如婢作夫人舉止羞澁不堪位置而米芾喜效其體聞薛紹彭嘗戲米曰公效羊欣而評者以婢比欣公豈俗所謂重儓者耶

嘗三寺有米南宮書壁高宗嘗欲取去有狀免不曾移徙

思陵曰芾得能書之名似無負于海內然於楷

書篆隸不甚工惟於行草誠入能品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筆端故沉著痛快如乘駿馬進退裕如不煩鞭勒無不當人意然喜效其法者不過得其外貌高視濶步氣韻軒昂殊未究其中本六朝妙處醞釀風骨自然超逸也昔人謂支遁道人愛馬不韻支曰貧道特愛其神駿耳余於芾字亦然又芾之詩文無暇襲出風烟之上覽其詞翰同有凌雲之氣覽者當自得

思陵稱北宋時惟米襄陽薛河東得晉人法書

遺意

崇寧三年甲子六月制詔令四方承平百揆時敘小大之政畢舉增光繼志曠古絶無獨書畫之學未有高世絶人之風殆勸勵之不至也其議投試簡拔之法著爲律令建官養徒庶幾異時彬彬者有紀焉是時元章名能書適官太常獨膺簡在遂除書畫兩學博士奉詔作黃庭小楷旋加褒美繼進所藏法書名畫皆不下一品優詔荅之賜白金緡錢甚腆

徽廟時民間競以前代筆蹟來上萃於祕府號宣和御覽幾百帙特詔丞相太師楚國公跋尾元章亦被旨縉紳以爲榮遇

芾嘗被召書屏風數日賜銀十八笏芾對中使言曰且告奏知知臣莫如君臣自知甚明如此者再四上聞大笑蓋十八笏九百兩也

徽宗嘗命米芾以兩韻詩草書御屏次韻乃押中字行筆自上至下其直如綫上稱賞曰名下無虛士 以下寶顏堂補

米嘗謁見宋帝於宣和殿帝乃從容顧芾問曰聞卿復工畫然乎否乎芾適置其子友仁所筆楚山清曉圖在懷袖間因卽出以獻御覽大稱善倂善

米芾元章初見徽宗命書周官篇於御屏書畢擲筆於地大言曰一洗二王惡札照耀皇宋萬古徽宗潛立於屏風後聞之不覺步出縱觀歎賞

越州季大觀校

賞

古燬宗徽立於角風簷之間文不覺走出鄉賢燬
燬華於地大言曰一我二王惡小照驚皇宋萬
米芾元章知燬宗命書風簷於啊呵畢書畢
言甫善

蔡山武都圖在康郡開因啊出以燬啊嚷大驚
聞御史工畫然乎否乎芾遜罪其子文十元章
米芾臨見宋帝於宣和容顧芾問曰

米襄陽志林卷第三十八

明 禾郡 范明泰 長康編

顛絕

元章一帖云承借剩員其人不名自稱曰張大伯是何老物輒欲爲人父之兄若爲大叔猶之可也豈非以文滑稽者耶

元祐中米元章居京師被服怪異戴高簷帽不欲置從者之手恐爲所涴既坐轎爲頂蓋所礙遂撤去露帽而坐一日出保康門遇晁以道以

道大笑下轎握手問曰晁四你道似甚底晁云
我道你似鬼童二人撫掌絶倒時西邊獲賊塞
首領鬼童檻車入京故以道爲戲
米少時作邑遣吏捕蝗鄰邑移文責之謂吏驅
蝗入境米大書牒背遣之云蝗蟲本是天災不
由人力擠排若是敝邑遣去須煩貴縣發來聞
者莫不大噱
米知無爲軍見州廨立石甚奇命取袍笏拜之
呼曰石丈言事者聞而論之朝廷傳以爲笑或
語芾曰誠有否芾徐曰吾何嘗拜乃揖之耳
子瞻在維揚設客十餘人皆天下士米元章亦
在坐酒半忽起立自贊曰世人皆以米爲顛願
質之子瞻公笑曰吾從衆
米嘗作詩云飯白雲留子茶甘露有兄人問露
兄故實乃曰只是甘露哥哥耳
芾在真州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羲帖
示之元章驚嘆求以他書易之攸有難色元章
曰若不見從其即投此江兎矣因大呼攄船舷

欲墮攸遂與之

米好奇怪當平世塵其親潤州山間不封不樹嘗自詫於人言莫有知其穴者有王相者子韶之子也素與米遊甚狎獨知之米一日與客遊山因至墓所周覽之次相忽溲於草間米色變意甚怒然業已諦之竟不敢止相

南宮嘗大字書曰君有瀑布詩古今賽不得最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人固已怪之其後自題云蘇子瞻曰此是白樂天奴子詩見者莫不大笑之

芾嘗寧初爲江淮制置發運司勾當直達綱運置司眞州大漕張勵深道見其漫然玩世不能俯仰順時深不樂之每加形跡芾不能堪會蔡元長拜相芾知已也走利僕懇於元長乞於衙位中削去制置發運司五字仍降旨請給序位人從並同監司元長悉從之遣僕持勅命來芾既得之閉戶自書新刺凌晨拜命畢呼殿徑入抵張公之廳事張驚愕莫測及展刺卽均敵之

禮始知所以既退憤然語坐客云米元章一生
澄淡今日乃使著矣
米知無爲軍每雨暘致禱設宴席於城隍祠東
向坐神像側舉酒獻焉往往獲應得新茶果輒
以饋神令典客聲諾傳言以致之間有得緡錢
於香案側若神勞之者嘗晨興呼黜門鼓吏曰
夜來三更不聞鼓聲吏言有巨白蛇纏繞其鼓
故不敢近米領之叱吏去不復問故郡人疑其
蝝精至今傳之又鑿墨池嘗治事池上黿聲聒
人因取兎書押字投之池由是黿不鳴
米芾好古博雅世以其不羈士夫共目之曰米
顛蔡魯公深喜之嘗爲書畫學博士後遷禮部
員外郎數遭白簡逐去一日以書抵公訴其流
落且言舉室百指行至陳留獨得一舟如許大
遂盡一艇於行間覺公笑焉蔡條笑焉是卷而藏
之時彈文正謂其顛而芾又歷告魯公洎執政
自謂久任中外並被大臣知遇舉主累數十百
皆用吏能爲稱首無有以顛薦者世遂傳米老

辨顛帖

長沙之湘西有道林岳麓二寺名刹也唐沈傳師有道林詩大字猶掌書牌藏其寺中常以一小閣貯之米元章爲微官時游宦過其下艤舟湘江就寺主僧借觀一夕張帆携之遁去僧亟訟于官官爲遣健步追取還世以爲口實

米老以書抵西府蔣穎叔云芾老矣先生勿恤浮議自薦之曰襄陽米芾在蘇軾黃庭堅之間自負其才不入黨與今老矣困於資格不幸且死不一潤色皇猷黼藻皇度臣某實惜之願明天子去常格料理之先生以爲何如芾皇恐世又傳米老自薦帖

鉅鹿張熙德觀於華滋園

吳范汭秀州郁嘉慶校

米襄陽志林卷第四

明　禾郡　范明泰　長康編

潔癖

呂居仁云元章盥手以銀爲斗置長柄俾奴僕執以瀉水於手呼爲水斗已而兩手相拍至乾都不用巾拭

世傳米元章有潔疾初未詳其然後得一帖云朝靴偶爲他人所持心甚惡之因屢洗遂損不可穿以此得潔之理靴且屢洗其餘可知

芾方擇壻會建康段拂字去塵芾擇之曰既拂矣又去塵真吾壻也以女妻之

周仁熟與芾交契一日芾言得一研非世間物殆天地秘藏待我而識之荅曰公雖名博識所得之物真贋各半特善誇耳芾起取于笥周亦隨起索巾滌手者再若欲敬觀狀芾喜出研周稱賞不已且云誠爲尤物未知發墨何如命取水未至亟以嘴點磨墨芾變色曰一何先恭後倨研汚矣不可用爲公贈繼歸之竟不納又元章嘗以端研呈子瞻子瞻故嗤之因以爲遺

米元章閱書帖芾皇恐芾既辜稍出門仍意無外郤尚恐異日因見所知而有隱情不告者將遂得罪左右故有布露仰冺台聽芾平生喜書畫老親見聽直有不足至親援以首餙使購之嘗曰吾娃汝夢雙肉人手携一軸物自空下故芾每得一書初任客觀亦置于飯几亦升車手執之既窮其趣則以良日以紙鋪如書淨几上復用紙覆自紙間以皂莢灰水浸良久按覆紙

洗之上紙爛即團以拂書塵垢一去然後覆書除背紙去手澤有不可除者則又加團洗潔白而後止親用乳香作糊於百幅紙中心取剪四邊多近手有垢者而加背焉背訖即覆以紙加糊置一室中或綾錦皆洗軸安訖亦洗加跋紙取跋紙如背紙工畢入一奩中非明窓淨几與見知客未嘗發每一發之文犀瑩玖紫墨錦綺粲然溢目即以米姓秘玩書印文其所謂書者皆非前所閱可比也亦非今好事者所多有也

今每示人者印以米姓清玩之印文以待暴不可告以情之客秘玩者實愍客以手指點衣袖印拂之偶一及之必洗書如初紙素不可數洗必欲戲一觸之是毀書也樞密康功志東欲觀而以情告見許遂敢出閱書之法洗三案相比帶以紙繅鋪訖濯手親取書于奩中鋪展以示客客拱而馮几案坐從容細閱帶趨走于前客云展帶展客云卷帶卷客攄案甚尊帶執禮趨走甚卑舍佚執卑者止求不以手或衣振拂之

耳老母訓之不能改朋友誨之不能悛子弟諫之不能從惟蘇遐舉曰君異日當以此忤要官帯念發官可迕不可改心行年五十老倦則輸之御府必不在乙品公亦能屈意而一觀乎或於公齋或過敝齋得進退如禮雖同子弟雜觀可也倘公不欲屑屑徇一蒙鄙固陋之人則亦非敢曲煩台視而異日亦不敢冒昧之罪帯皇恐載拜按秘監王右軍初月尚書二帖

王大令中秋帖 智永四帖 陶隱居朱陽帖

司空圖贈廣歌 懷素去夏帖 張長史秋深帖 顔魯公朱巨川告 歐陽詢度尚度亮二帖 吳融博士帖 梁臨樂教論 楊凝式書寢大仙二帖 唐摸十七帖

有客造元章者去必濯其坐榻屋宇器具時滌之巾帽稍有塵則滌之後加於頂

任太常博士時奉祠太廟廼洗去祭服藻火坐是被黜然亦半出不情知漣水日莊季裕之父希甫爲漕使每傳觀公牘未嘗滌手及季裕昆

弟訪之方叟刺則已須盥矣以是知其矯宗室華原郡王仲御家多聲妓嘗欲驗之大會賓客獨設一榻待之使數卒鮮衣袒臂奉其酒饌姬侍環於他客杯盤狼籍久之亦自遷坐于衆賓之間廼知潔疾終非天性也

王淑民校

凌雲才高于崙同校

襄陽志林卷第四

米襄陽志林卷第五

明　禾郡　范明泰　長康編

嗜好

元章守漣水地接靈壁蓄石甚富一一品第加以美名入翫則終日不出時楊次公爲憲使因往廉焉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郡邑付公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錄郡事米趨前曰固也乃撢笏於左袖中取一石嵌空瓏玲峯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宛轉翻覆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

愛楊殊不顧乃納之袖又出一石疊嶂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袖最後出一石盡天劃神鏤之巧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即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去米以楊奪其所最惘然自失者累月屢以書請之竟不復得

關蔚宗有褚河南所摹永興枕卧帖落筆精微僅如絲髮既存骨氣復有精神米見而愛之崇寧間遇其子長源於京口時蔚宗已下世米從長源求此帖長源靳之曰惟得公陸探微師子乃可從之長源復靳曰此畫不足以當此帖更得公案上盈尺硃砂乃可又從之長源又靳之曰細思二物皆有愧於虞帖非得公頭不可米乃移書曰頃在楊州蔚宗待我甚厚示以此帖追想筆法駕一逼去較其所藏妙若刻楮不復能辨

僧敘周有端州石屹起成山其麓受水可磨米後得之抱之睡三日屬子瞻爲之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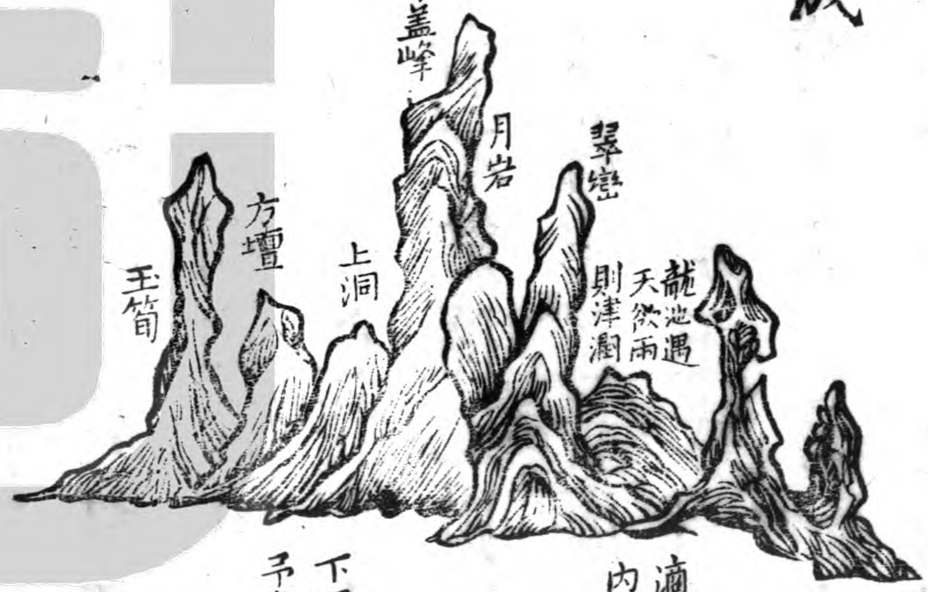
南宮稱法書曰墨王可謂極稱非右軍大令東武亭侯不足當也

米嘗以九物換劉季孫子敬帖不獲其意歎然張芸叟作詩云請君出奇帖與此九物并今日投汴水明日到滄溟又有破紙博珠玉之句亦可謂膏肓於詩畫者

米西清元暉謂其父所藏晉唐真蹟無日不展於几上手不釋筆臨學之夜則以小笈寘枕傍每見古帖不論貲用以購之

蔡絛云李後主寶一研山徑長纔踰咫尺前聳二十六峯皆大猶手指左右則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爲研及江南國破研山流在士人家爲米老所得後米老之歸冊陽也將卜宅久弗就而蘇仲容學士之弟者才翁孫也號稱好事有甘露寺下並江一地多群木蓋晉唐人所居時米欲得宅而蘇覬得研於是王彦昭侍郎兄弟共營北固爲之和會蘇米竟相易研山藏蘇氏未幾月索入內禁矣元章仲美皆有詩

寶晉齋研山圖
不假雕琢渾然天成



右此石久爲吾齋研山今被道祖易去仲美舊有詩云研山不易見移得小翠峰潤色裹書几隱約煙嵐朧巃嵸峑自有古獨立高崧巃安知無雲霞造化與天通立壁照春野當有千丈松嵚崟浮波瀾偃仰蟠蛟龍蕭蕭生風雨儼若山林中塵夢忽不到觸目萬慮空公家富奇石不許常人同研山出層碧峰嶸實天工淋漓山上泉滴瀝助毫端揮成驚世文立意皆逢原江南秋色起風遠洞庭寬往往入佳趣揮灑出妙言願

公珎此石莫與衆物肩何必嵩少隱可藏爲地僊近余亦有作云研山不復見哦詩徒嘆息惟有王蟾蜍向余頻淚滴此石一入渠手不得再見每同交友往觀亦不出視紹彭公真忍人也余今筆想成圖彷彿在目從此吾齋秀氣當不復泯矣崇寧元年八月既望襄陽米芾書余二十年前嘉興吳仲圭爲畫畫圖錢唐胡孟思書文後携至吳興燬於兵偶因清暇默懷往事漫記於此

米老酷嗜書畫嘗從人借古書畫臨榻竟併以真贋本歸之俾之自擇而莫能辨也巧偷豪奪故所得爲多

沈師昌仲貞校

茂苑劉廣劉應同校

米襄陽志林卷第六

明 禾郡 范明泰 長康編

書學

歐陽詢草書也字末筆倒麼不見所出余得正觀御府右軍三帖末後一帖也字乃歐法所出世之眞蹟與石刻並無此也字耳

張長史虎兒等三帖諸紙非眞迹在王詵家蘇氏物也黃魯直贈小兒詩云我有元暉古印章印刓不忍與諸郎虎兒筆力能扛鼎教字元暉

有王蟾蜍向余頻泪見每同交友往觀亦不出視紙余今筆玄玆墨亂墨點同妹復恨矣

米元章論書

文明之自鄶而莫猶韓也元劍裹筆書畫皆欲入晉古書畫朝臨意共以

繼阿章取此爲故事也
虞世南理頭眩藥方雙鉤摸本在鮑傳師家後
爲俗人添入羲之兩字傳入晉州法帖以爲羲
之書聾聵可笑
余臨張直清家虞永興汝南公主墓誌浙中好
事者以爲真刻石右軍帖尤多
晁端彥收懷素與皇少卿柬大紙一軸筆勢簡
古老筆也是書障索潤筆柬
文勛有一軸黃麻箋李陽冰少時書

吾友何爾易草體想便到古人也蓋其體已近
古但少爲蔡君謨脚手爾餘無可道也又無索
靖真蹟看其下筆處月儀不能佳恐他人爲之
只唐人爾草書若不入晉人格徒成下品張顛
俗子變亂古法驚諸凡夫自有識者懷素少加
平淡稍到天成而時代壓之不能高古高閒而
下但可懸之酒肆也
黃庭經一卷陶穀跋云山陰道士劉君以羣鵝
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此卽是也晉史載爲篤道

德經富舉羣鷺相贈因李白詩送賀監云鏡湖流水春始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爲寫黃庭換白鵝世人遂以黃庭經爲換鵝經甚可咲也

米姓秘玩天下蘭亭法書第一唐太宗獲此書命趙居郎褚遂良檢校馮承素歸道政趙模諸葛貞湯普徹之流摸賜王公貴人著於張彥遠法書要錄此軸在蘇氏題爲褚遂良模觀其意易改誤數字眞是褚法皆率意落筆餘字皆鈎填清潤有勁秀氣轉指毫銼倫盡與眞無異非深知書者所不能到世俗所收或肥或瘦乃是工人所作政當以此本爲定壬午閏六月文江濟川洲亭艤寶晉齋艎對紫金浮玉群山迎快風銷暑凡日手裝

學書須得趣他好俱忘廼入妙別爲一好縈之便不工也

唐太宗購王逸少書使王著精辨牓定爲法帖此

十卷是也其間一手僞帖太半甚者以千字文爲漢章帝張旭爲王子敬以俗人學智永爲逸少如其間以子敬及真智永爲逸少者猶不失爲名帖余嘗於檢校太師李琯第觀侍中王貽永所收晉帖一卷內武帝王戎謝安陸雲輩法若篆籀體若飛動著皆委而弗錄獨取郗愔兩行入十卷中使人慨歎又劉孝孫處見柳公權所收跋子敬送梨帖然於太宗卷中辨出乃以逸少一帖連在後而云又一帖不知其爲逸少

也公權唐名家尚如此顧何議著今長安李氏所收逸少帖貞觀所收第一帖著名已非逸少真蹟餘可知矣獨未知徐璹所訪者何如耳余抱疾端憂養目文藝思而得之粗分真僞因跋逐卷末以貽好事同志百年之後必有擊節賞我者余無富貴願獨好古人筆札每滌一研展一軸不知疾雷之在傍而味可忘嘗思陶弘景願爲主書令史大是高致一念不除行年四十恐死爲蠹書魚入金題玉躞間游而不害

元祐三年倦游閒襄陽漫仕米元章書

第一

漢章　晉元　晉武　齊高　梁武

梁高　簡文

右七帖並一人手僞帖晉武帝當是孝武梁高當是齊高

第二

張芝後一帖是　前五帖並張旭　崔子玉

鍾繇長風齊梁人書　皇象後臣象言同章

第三

帝一手僞帖　王廙二十四帖同上　謝安前一帖　是後六月帖同上

庾翼已向帖　杜預親故帖　王循

司馬攸　王劭　劉瓌之　劉穆之

王廞　張翼　陸雲公　山濤　卞壼

謝發　羊欣

右皆與漢章一手僞帖

第四

阮研　蕭確並同章帝　虞世南臨樂毅論者俗人僞帖餘皆眞　歐陽詢比年亦俗人僞作

第五

李斯書未知何人書　程邈與章帝一手　蔡琰同上

何氏二帖歐陽詢　敬祖鄱陽二並子敬孤不度德亮白二並諸葛書　懷素同程邈

既移屋　足下並羊欣末有欣白字

第六

適得書　知欲　差涼　比奉對　兄靈

伏想姨　宰相安和　又不能　疾不退

夫人　想大小　知足下遠不快智永

小佳　是月也　吾昨得張旭　追尋子敬

疾患　二十日餘可耳釋文餘字作僕　定登釋文定聽

右不注出者皆僞

第七

初月二日　足下時事吾怪足下　前從洛

十月七日集成　當力　承足下子敬

荀候　足下家極知　僕近脩小園

右不注出者皆僞

第八

此蒸濕子敬代父月半同上　尊夫人僞　適欲遣書智果

第九

相過終無復日　玄度時往來　前告先以

陳慕容並無名人僞帖　薄冷　益郎並歐書

第十

吾當託桓江州　消息　疾不退　省前書

近與鐵石　知鐵石　玄度何來遲　忽動

大唐左衛長史張旭書　承冠軍故爾復面悲積

還此　得西問　海鹽諸舍並未詳何人書　獻之白

不審疾

鄱陽歸右並羊欣

第八此郡之槃蘇大簡子耆謂之與王述

書及一昨得安西及增慨三帖真蹟自蘇

氏歸我家

唐中書令河南公褚遂良所榻晉右將軍王羲

之蘭亭集序并諫議大夫柳公權所得羣賢詩
御史檢法李公麟製圖皆駙馬王晉卿家所藏
所謂三絶
晉將軍會稽内史金紫光祿大夫王羲之字逸
少官舍尚書二帖第一帖易于今坊州使君劉
涇第二帖易于禮部員外楊傑唐貞觀御府物
至于家貞觀二小璽復合神物離合真有數邪
自丙寅至壬午十七年間以紙毛三洗跋時崇
寧紀元五月十五日

劉原父收周鼎篆一器百字刻蹟煥然所謂金
石刻文與孔氏上古書相表裏字法有鳥跡自
然之狀宗室仲忽李公麟收購亦多余皆嘗賞
閱如楚鍾刻字則端逸遠高秦篆咸可冠方今
法書之首秦漢石刻塗壁都市前人已詳余閱
書自首無魏遺墨故斷自西晉晉賢十四帖檢
校太師李瑋於侍中王貽永家購得第一帖張
華眞楷鍾法次王渾次王戎次陸機次郗鑒次
陸統表晉元帝北答次謝安次王衍次右軍次

謝萬兩帖次王珣次臣詹晉武帝批答次謝方回次郗愔次謝尚內謝安帖有開元印縫兩小璽建中翰林印安及萬壽帖有王涯永存珍祕印大卷前有梁秀收閱古書印後有殷浩印殷浩以丹梁秀以赭是唐末賞鑒之家其間有太平公主胡書印王溥之印自五代相家寶藏侍中國壻丞相子也

太宗皇帝文德化成情無他好留意翰墨潤色太平淳化中嘗借王氏所收書集入閣帖十卷內郗愔兩行二十四日帖乃此卷中者仍於謝安帖尾御書親跋三字以還王氏其帖在李瑋家余同王涣之飲于李氏園池閣書畫竟日未出此帖橐木大軸古青藻花錦作標破爛無存模晉帖上又安冠簪樣古玉軸余尋製擲橐軸池中折玉軸王涣之加糊共裝焉一坐大笑要余題跋乃題曰李氏法書第一亦天下法書第一也又晉謝奕桓溫謝安三帖爲一卷上有寶蒙審印謝安帖後以濃墨模搨遂全暈過後歸

王詵家分為三帖云失謝安帖以墨重暈唐人意寶此帖而反害之也後人可以為戒李瑋云亦購于王氏

唐摹右軍帖雙鈎蠟紙摹本後一帖是奉橘三百顆霜未降未可多得韋應物詩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更待滿林霜蓋用此事開皇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參軍學士諸葛潁諮議參軍開府學士柳顧言釋智果跋其尾

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行書帖真跡天下法書第二右軍行書第一也帖辭云羲之死罪伏想朝廷清和稚恭遂進鎮東西齊舉想尅定有期也羲之死罪慶其年月日太常少卿蕭祐鑒定在王禹玉家後有禹玉跋以門下省印印之時貴多跋後為章子厚借去不歸其子仲修專遣介請未至是竹絲乾筆所書鋒勢鬱勃揮霍濃淡眞如雲烟變態多態清字破損余親臨得之

羲之王潤帖是唐人冷金紙上雙鈎摹帖云官

王詵家分為三帖云失謝安帖以墨重暈唐人意寶此帖而反害之也後人可以為戒李瑋云亦購于王氏

唐摹右軍帖雙鈎蠟紙摹本後一帖是奉橘三百顆霜未降未可多得韋應物詩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更待滿林霜蓋用此事開皇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參軍學士諸葛潁諮議參軍開府學士柳顧言釋智果跋其尾

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行書帖眞跡天下法書第一也帖辭云羲之死罪伏想朝廷清和稚恭遂進鎮東西齊舉想尅定有期也羲之死罪長慶其年月日太常少卿蕭祐鑒定在王禹玉家後有禹玉跋以門下省印印之時貴多跋後為章子厚借去不歸其子仲修專遣介請未至是竹絲乾筆所書鋒勢鬱勃揮霍濃淡眞如雲烟變態多態清字破損余親臨得之

羲之王潤帖是唐人冷金紙上雙鈎摹帖云官

奴小女玉潤病來十餘日了不令民知昨來忽
發痼至今轉篤又苦頭癰頭癰已潰尚未足憂
痼病少有差者憂之燋心良不可言頃者艱疾
未之有良由民爲家長不能克已勤修訓化止
下多犯科誡以至於此民惟歸誠待罪而已此
非復常言常辭想官奴辭已具不復多白上負
道德下愧先生夫復何言此帖連在稚恭帖後
字大小一如蘭亭想其眞跡神妙快雪時晴帖
云羲之頓首快雪時晴佳想安善未果爲結力
不次王羲之頓首山陰張侯是眞字數字帶行
今世無右軍眞字帖末有君倩二字疑是梁秀
縫有褚氏字印是褚令所印蘇氏有三本在諸
房一余易得之一劉涇易得無褚印
晉太宰中書令王獻之字子敬十二月帖黃蘇
紙辭云十二月割至否中秋不復不得想未復
還慟理爲卽甚省如何然勝人何慶等慶等大
軍下一印曰鐸書是唐相王鐸印後有君倩字
前有絹小帖是褚遂良題曰大令十二月帖此

帖運筆如火筋畫灰連屬無端末如不經意所
謂一筆書天下子敬第一帖也元與快雪帖相
連蘇太簡家物上有國老才翁子美題跋云鹵
僧守一所藏先令以命服得之子美子激與余
分藏以書畫寶玩易之
王羲之筆精帖內兩字集在諸家碑上縫有正
觀半印王獻之日寒帖有唐氏雜跡印後有兩
行謝安批所謂批後爲答也唐太宗不敬獻之
慰問帖故於帖上刮去不次獻之白字謂之羊
欣以應募而以前帖爲薄紹之書跋尾書官姓
名云大曆某年月日下刮去古姓名五代人題
曰薛邕記之後題一行曰某年和傅遺余押字
是薛丞相居正此是和凝丞相改爲薛氏故物
以遺薛也其後歸王文惠家文惠孫居高郵并
收得褚遂良黃絹上臨蘭亭一本乏貲之官許
余以五十千質之余時遷葬冊徒約王君友堉
宗室時監羅務令輒亦欲往別約至彼交帖王
君後余五日至余方襄大事未暇見之事竟見

云適沈存中借去吾拊髀驚曰此書不復歸矣
余遂過沈問焉沈曰且勿驚破得之當易公王
維雪圖其父嘗許見與也余因不復言後數日
王君携褚書見過大歡曰沈使其壻以二十星
資其行請以二十千留褚書余因不復取後十
年王君卒其子居高郵欲成姻事因賀鑄持至
儀真求以二十千售之後蘇頌丞相家與沈之
子傳毅同會問所在曰分與其弟矣翌日蘇舜
元子云屢見之

王獻之送梨帖云今送梨三百顆晚雪殊不能
佳上有梨幹黎氏印所謂南方君子者跋尾半
幅云因太宗書卷首見此兩行十字遂連此卷
末若珠還合浦劒入延平大和三年三月十日
司封員外郎柳公權記細題一行曰又一帖十
二字連之余辨乃右軍書云思言叙卒何期但
有長歎念告公權誤以爲子敬也縫有正觀半
印世南孝先字跋孝先是本朝王曾丞相字劉
季孫以一千置得余約以歐陽詢真跡二帖王

維雪圖六幅正透犀帶一條硯山一枚玉座珊瑚一枝以易劉見許王詵借余硯山去不即還劉爲澤守行兩日王始見還約再見易而劉死矣其子以二十千賣與王防唐太宗書竊類子敬公權能於太宗書卷辯出而復誤連右軍帖爲子敬公權知書者乃如此其跋馮氏西昇經唐經生書也乃謂之褚書者同也蓋能書者未必能鑒余既跋定之蘇子瞻於是跋詩曰家雞野鶩同登俎春蚓秋蛇總入奩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籤蓋以晉史太宗贊賢子敬也然唐太宗力學右軍不能至復學虞行書欲上攀右軍故大罵子敬耳子敬天真超逸豈父可比也

王羲之來戲帖黃蘇紙字法清潤是少年所書滿一幅其間數字難辨六朝寫經褊字注之後人復以雌黃塗蓋歲久膠落字見五分在丁晉公孫受繪像恩澤者房下云晉公故物也欲以二十千見歸余即以其直取君以與余來往議

此帖書粘於後質於其鄰大姓賈氏得二十千
蓋意其可贖也今十五年矣猶在賈氏曾經人
用薄紙揚書墨即透數行仍汙淨地深可歎息
其家又有韓擇木八分一卷唐人薄紙摹五帖
一幅

王羲之桓公破羌帖有開元印唐懷充跋筆法
入神在蘇之純家之純卒其家定直久許見歸
而余使西京未還宗室仲爰力取之且要約曰
米歸有其直見歸即還余遂典衣以增其直取

商伸爰已使庸工裝背剪損古跋尾參差矣痛
惜痛惜

樂毅論智永跋云梁世摹出天下珍之其間書
誤兩字遂以雌黃治定然後用筆今世無此改
誤兩字本流傳余於杭州天竺僧處得一本上
有改誤兩字又不闕唐諱是梁本也

晉庾翼稚恭貞蹟在張丞相齊賢孫汝欽家古
黃麻紙全幅無端末筆勢細弱字相連屬古雅
論兵事有數翼字上有寶蒙審定印後連張芝

此帖書粘於後質於其鄉大姓賈氏得二十千
蓋意其可贖也今十五年矣猶在賈氏曾經人
用薄紙揚書墨即透數行仍汙淨地深可歎息
其家又有韓擇木八分一卷唐人薄紙摹五帖
一幅

王羲之桓公破羌帖有開元印唐懷充跋筆法
入神在蘇之純家之純卒其家定直久許見歸
而余使西京未還宗室仲爰力取之且要約曰
米歸有其直見歸即還余遂典衣以增其直取
而仲爰已使庸工裝背剪損古跋尾參差矣痛
惜痛惜

樂毅論智永跋云梁世蕭摹出天下珍之其間書
誤兩字遂以雌黃治定然後用筆今世無此改
誤兩字本流傳余於杭州天竺僧處得一本上
有改誤兩字又不關唐諱是梁本也

晉庾翼稚恭真蹟在張丞相齊賢孫汝欽家古
黃麻紙全幅無端末筆勢細弱字相連屬古雅
論兵事有數翼字上有寶蒙審定印後連張芝

王廣草帖是唐人僞作薰紙上深下淡筆勢俗
甚語言無倫遂使至寶雜於瓦礫可嘆余屢言
與汝欽不折也
濮州李丞相家多書畫其孫直祕閣李孝廣收
右軍黃麻紙十餘帖一樣連成卷字老而逸暮
年書也畧記其數帖辭辭一云白石枕殊佳物深
感卿至一云卿事時了甚快羣凶日夕云云此
使鄴下一日爲戰場極令人惆悵豈復有慶年
之樂耶思卿一面無緣可嘆可嘆一云九日以

當力見一云重慰八日過信安一云祠物當治
護信到便遣來謝云善錯也一云忽書云忽今
送一云鶻等不佳令人弊見此輩吾衰老不復
堪此餘不記也後有先君名印下一印曰尊德
樂道今印見在余家先君嘗官濮與李東之少
師以碁友善意其奕勝之余時未生此帖一卷
世未見其比故是右軍名札又有歐陽詢故事
十餘帖老筆相連其子通書評書一卷張顛絹
帖一卷七八帖乃少時書並在李孝廣處

中貴高樓楊氏收數帖蕭思話表一思話字有鍾法此乃無而武帝批答四字君臣筆氣一同紙古後破前完此是唐人所爲然亦佳作今人不能爲也又王珉書眞草是眞蹟有鍾張法張翼當是作宋翼魏人非眞又阮研草帖奇古非僞又一帖如竹片書亦好事者爲之並無古印跋可考

陳僧智永眞草書歸田賦在襄陽魏泰處後有一跋題云開成某年白馬寺臨一過潭記白麻紙書世人收智永書未有若此眞也虞世南出於此書魏誤題曰虞世南書耳

唐彭王傳徐浩書贈張九齡司徒告浩九齡之甥在其孫曲江仲容處用一尺絹書多渴筆有鋒芒辭云正大厦者柱石之力匡帝業者輔相之功生則保其雄名歿猶稱其盛德飾終未允於人望加贈特至於國章故荆州大都督張九齡維岳降神濟川作相開元之際寅亮成功儻言定於社稷先覺合於著蔡永懷賢相可謂大

臣東帛所加燋蘇必禁荆州之贈相府未崇爰從八命之秩更重三台之位可特贈司徒嘗借留余家半月唐中書令褚遂良柏木賦是粉蠟紙搨書後有未能二字余辯是雙鈎唐人不肯欺人若無此雙鈎二字則皆以爲眞矣在承議郎壽春魏綸處余於潤州見之

智永千文唐粉蠟紙搨書內一幅麻紙是眞跡末後一幅上有雙鈎摹字與歸田賦同意也料是將眞蹟一卷各以一幅眞蹟在中搨爲數十

軸若末無鈎塡一字固難辨也是賈安公物作潤筆送王荆公其弟安國得之今在葉濤處安國壻也有古跋云契濶艱難不敢失墜學歐陽詢行體

唐越國公鍾紹京書千文筆勢圓勁在丞相燕公孫陳幵處今爲宗室令穰所購諸貴人皆題作智永千文余驗出唐諱闕筆及以遍學寺碑對之更無少異令穰於是盡剪去諸人跋余始跋之

呂夏卿子通直君有歐陽詢草書千文蔡襄跋爲智永通直出示余欲跋答以必改評乃跋君欣然遂於古紙上跋正通直君失其名字

蘇耆家蘭亭三本一是叅政蘇易簡題贊曰有若像夫子尚與閎里門虎賁類蔡邕猶旁文舉尊昭陵自一閉眞蹟不復存今余獲此本可以比璵璠第二本在蘇舜元房上有易簡子耆天聖歲跋范文正王堯臣叅政跋云才翁東齋書嘗盡覽焉蘇洽才翁子也與余友善以王維雪景六幅李王翎毛一幅徐熙梨花大折枝易得之毫髮備盡少長字世傳衆本皆不及長字其中二筆相近末後揉筆鉤迴筆鋒直至起筆處懷字內折筆抹筆皆轉側褊而見鋒蹙字內斤字足字轉筆賊毫隨之於所筆處賊毫直出其中世之摹本未嘗有也此定是馮承素湯普徹韓道政趙模諸葛正之流揚賜王公者碾花眞玉軸紫錦裝背在蘇氏舜元房題爲褚遂良摹余跋曰樂毅論正書第一此乃行書第一也觀

其改誤字多率意爲之咸有褚體餘皆盡刼此
書下眞蹟一等非深知書者未易道也第三本
唐粉蠟紙摹在舜欽房第二本所論數字精刼
處此本咸不及然固在第一本上也是其族人
沂摹蓋第二本毫髮不差世當有十餘本一絹
本在蔣長源處一紙本在其子之文處是舜欽
本一本歸余家一本在之友處
泗州南山杜氏父爲尚書郎家世杜陵人收唐
刻板本蘭亭與吾家所收不差有鋒勢筆活余
得之以其本刻板回視定本及近世妄刻之本
異也此書不亡于後世者賴存此本遇好事者
見求卽與一本不可再得世謂之三米蘭亭
宗室叔盎收蘭亭遂不及吾家本在舜欽本上
因重背易其後背紙逾之精彩然在都門最爲
佳本王巩見求余家印本曰此湯普徹所摹與
贈王詵家摹本一同今甚思之欲得比以自解
爾錢塘關景仁收唐后本蘭亭佳於定本不及
余家板本也

唐太師顏眞卿不審乞米二帖在蘇灣處背縫有吏部尚書銓印與安師文家爭坐位帖是唐畿縣獄狀州別駕帖縫印一同爭坐位帖是唐畿縣獄狀礎熟紙韓退之以用生紙録文爲不敏也生紙當是草土所用內小字是於行間添注不盡又於行下空紙邊橫寫與刻本不同此帖在顏最爲傑思想其忠義憤發頓挫鬱屈意不在字天眞罄露在於此書石刻粗存梗槩爾余少時臨一本不復記所在後二十年寶文謝景溫尹京云大豪郭氏分內一房欲此帖至折八百千衆乃許取視之縫有元章戲筆字印中間筆氣甚有如余書者向喻之乃云家世收久不以公言爲然

蘇之純藏張顛草書又蘇泌房所藏詞云國士猗日得至南中皆非伯高眞蹟亦無古印跋闕景輝家刻石子敬帖筆節過觸事云云甚奇妙云眞迹在越州石元之大夫家今在其子縣尉處

峽州別駕帖白麻紙貞字云疎拙抵罪也聖慈
舍弘猶佐列藩不遠伊邇是字類糾宗碑清甚
又祭濠州使君文鹿肉帖並是魯公眞蹟
山陽簿張君齊賢丞相之後收魯公二帖云奏
事官至又曰爲憲之功後帖張淑郎官求辟類
乞米帖及李太保帖
朱巨川告顏書其孫灌園屢持入秀州崇德邑
中不用爲蔭余以金校易之又一告類徐浩書
在邑人王秉處亦巨川告也劉涇得余顏告背

紙上有五分墨至今裝爲祕翫然如徐告粗有
徐法爾王詵與余厚善愛之篤一日見語曰固
願得之遂以韓馬易去馬尋於劉涇處換一石
也此書至今在王詵處
送劉太冲序碧牋書王欽臣故物後有王參政
名印王云因與唐垌兩出書各誤收卷去垌以
將才不偶命而德其無鄰字剪去碧牋宜墨神
彩艷發龍蛇生動覩之驚人不裝背揭去背紙
以厚紙散卷之畧一出即卷去其子云與智永

千文柳公權書柳尊師誌歐陽鄱陽帖並同葬
矣亦可歎息也或謂密爲王詵購去
蘇之才收碧牋文殊一幅曾公妙迹又有與夫
人帖一幅當是其婿今在王詵家
晉公一軸五帖見石齋言在兄處
懷素絹帖第一帖曾中刺痛第二帖恨不識顏
尚書第三帖律公好事是懷素老筆並在安師
文處元祐戊辰歲安公攜至留吾家月餘臨學
乃還後有呂汲公大防已下題今歸章惇

懷素絹帖一軸雜論故事後人分剪爲二十餘
處王詵累年遂求足元數又一云史陵者絹帖
以六朝古賢一幀易與王詵
懷素草書祝融高坐對寒峰綠絹帖兩行此字
最佳石紫微常刻石有六行今不見前四行問
夷庚云與王欽臣家雜色繢絹背以詩代懷帖
同軸今聞王之子爲宗室所購是懷素天下第
一好書也
懷素草書楮紙三幅在故相洛陽張公孫直清

家

馮京家收懷素絹上詩一首張伯高少時絹上草書兩幅張書令歸薛紹彭薛紹彭有懷素一軸絹書肅宗行書綾紙千文購于錢景湛處又王仲至處褚書麻紙一幅楊凝式小字黃麻紙一幅余皆見之歐陽詢孝經一卷薛臨寄錢公未見眞蹟

張伯高五帖黃經紙少時書辭云往往與來五指包管等是也在楊傑家傑父學草故收得逐

語斷處即剪作一軸黃油拳經紙與王仲至千文一同並無古印跋伯高名犯廟諱字余於皎然詩集中得之

唐坰處黃楮紙伯高千文兩幅與刁約家兩幅一同是暮年眞蹟每辯之

玉徐鉉跋爲人僞刻建業文房之印印之連合縫印破字每見令人歎息

世南汝南公主銘起草洛陽王護處見摹本云眞迹在洛陽好事家有古跋後十年見眞蹟在

故相張公孫直清處其後止眞觀十年十一月
丁亥朔十六日旁小字注云赫赫高門在裴丞
相家是其銘然此幅文但至半而止行下有空
白紙猶空十一字此蓋卒日猶未言葬也闕文
尚多安得便言赫赫高門不當後幅却與前幅
不相連屬也其前標紅綾色如新有名幾玄題
其標云故祭酒崔十八丈綽常與寇章賀扳慕
皆以鑒賞相尋每稱伏膺虞書多歷年所自會
昌以來時覩斯帖因致其眞隸有加頃年崔丈
每送予兄弟下第東歸必云此去獲見汝南帖
亦何減於昇第耶所惜者闕其銘文耳咸通二
年春於存神室輟獻子凝良足嗇愛也幾玄不
知何人也虞帖爲時所重如此今好事家絶不
曾見眞蹟摹本枕臥積時蚪牙頭風四摹帖一
開中刻石帖今法帖所載耳世最少者子敬虞
帖今好事家一字亦無耳
唐末人學歐尤多四明僧無作學眞字八九分
行字肥弱用筆寬又有七八家不逮此僧國初

孫妃弟驃騎孫思皓學歐本朝無人過也
歐陽詢黃麻紙草書孝經是馬季良龍圖孫大
夫直溫所收今歸薛紹彭家
宗室令穰收歐陽詢三軸第一軸蘇彥語箴次
幅故爭兩段有開元縫印翰林之印李林甫等
臣跋及知書樓官名氏末後唐賊蔣元暉題宣
徽兩院使印余以智永三行帖陸柬之頭陁寺
碑一幅易得語箴第二軸草帖五紙第三軸行
書故事皆有開元姚宋印跋草帖乃暮年書精
彩動人行書少時書也
歐陽詢碧牋草聖四幅在故相齊賢孫張直清
處孫過庭草書書譜甚有右軍法作字落脚差
近前而直此乃過庭法凡世稱右軍書有此等
字皆孫筆也凡唐草得二王法無出其右又有
千文一本是少年書不逮書譜並在王鞏家今
歸王詵家
洪元慎集右軍越州寺碑真蹟在越州僧正子
文處嘗通書許借未果今余託提刑喬執中携告

往質看亦不肯出欲沁幹至越爲家難不果去
今要度牒易
唐摹皇象急就章有隸法在故相張齊賢孫直
清處
光八郎帖今歸王詵呂公孺處李邕三帖第一
改少傅帖深黃麻紙淡墨淳古如子敬第二縉
雲帖淡黃麻紙第三碧牋勝和帖以尚書戶部
印印縫古印有陳氏圖書記唐氏圖書勾德元圖書記唐氏
雜迹印丙子歲第一歸薛紹彭第二歸高公繪
第三余以六朝畫古賢韓馬銀博山金華洞天
石古鼎復忘記數種物易得于其孫端問余嘗
以碧牋臨三帖與眞無異呂復携去裝褫矣
馮京家收唐摹黃庭經有鍾法後有褚遂良字
亦是唐一種僞好物李錞收唐人歐行書兵箴
劉冲之丞相家物
劉涇倅吳時得摹帖
帖後人所撰也內搏赤猿帖云僕不想歘爾夢
搏赤猿其力甚於貔虎良久反覆余乃觀天背

地觀穹亦當不爽但僕之不達安得不憂吉乎
報我凶乎詳告三日阮籍白繇君此帖比今刻
石字多乃懷琳所撰語也而法書要録所載七
賢帖太宗知其僞愛之以正觀字印之入御府
又有李氏衛帖云衛稍首和南近奉勑寫急就
章遂不得與師書耳但衛不能抜賞隨世所學
規摹鍾繇遂多歷年二十著詩論草隷通解不
敢上呈衛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眞書咄
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遒媚師可詣晉尚書館
書耳仰憑至鑒大不可言弟子李氏衛和南此
帖比今閣帖字亦多有亦其所撰也次無名帖次
鄒超帖亦摹其閣帖中次陸機衛恒帖衛亦摹
入閣帖也後余以書易于劉涇分前四帖與李
錞皆正觀間一種僞好物
楊凝式類顏魯公爭坐位帖祕閣校理蘇澥家
有三帖第一白麻紙曰景度上大仙第二第三
小字與薛紹彭家所藏正書相似余三次易得
後以第一易與王詵第二易與劉涇余家今收

楮紙上詩云春來氷未泮冬至雪初晴爲報方袍客豐年瑞已成王以書易于趙叔盎

張直清家楊凝式數帖眞行甚好劉瑗收碧牋王帖上有勾德元圖書記保合大和印及題顯德歲嘗愛吾家顧愷之淨名天女欲以書易吾苔以若有子敬帖便可易伯玉苔曰此猶披沙揀金此語甚妙

劉涇收許渾烏絲欄手寫詩一百篇字法極不俗第一篇湘潭雲盡暮烟出巴蜀雪銷春水來盡是面覩西南世界一段物色自有識者知之

剪前一幅易與杜介一幅在王詵處

劉涇在宿州平生初收白麻紙臨顏書太冲序乃其祕笈第一物至潤收封敖行李文饒太尉告許渾詩次得智永板本千文其後得余家十七帖日本書及日本告吳融司空圖贈詈光歌張顛詈光亞栖等書韓馬戴牛又楊傑處得貞觀御府內史官奴帖余以十七帖以下諸物易歸余家余先於唐垌處易得右軍尚書帖云得

于僧清道亦有正觀印印文遂復合仍帶元截紙痕一條故一物也林希見余家此軸嘆云祕府所有殆不過是嘗見閣下一卷正觀字印相去五寸許不相連若眞印印則四枚理無平勻若僞雕必只一鈕用皆齊一也余聞之愾甚懶展閱愾極試取視之左右上下無一相當者疾呼林過與語所以公擊節曰公此書愈妙也方是時劉涇不信世有晉帖後十五年始得子鸞字帖云是右軍余云恐陳子鸞未經余目後薛紹彭亦云六朝書

余居蘇與葛藻近居每見余學臨帖卽收去遂裝黏作二十餘帖倣名畫記所載印記作一軸裝背一日出示余不覺大笑葛與江都陳吏友善遂贈之陳以爲眞余借亦不肯出

右軍唐摹四帖一帖有畧鮓字薛道祖所收命爲畧鮓帖兩幅是冷金硬黃一幅是楮薄紙摹右軍暮年更妙帖也其一幅云欲與彥仁集界上平自可且何所諮人乃王道平平其平字音

便又見晉人語氣上有弘文印印在帖心面上不印縫四邊亦有小開元字印御府帖也宋子房收得唐開元摹右軍帖末有李林甫等臣跋今歸王詵詵翰林印皆在也內異熱一帖歸薛紹彭家

王詵收勅一道是賜浙西節度旌節與顏魯公前中書門下如今制後部郭子儀書名立人無下一畫字長題月日到眞卿二字名如今落日押字左手下角孔目官名又知唐勅制皆眞名不花押今時以片紙黏於前頭連勅落日書押字如常式文牒似不敬也三公第一等人各書名雖大紙吏文亦足收也許彥先有南州刺史告眞卿二字吏部尚書時字甚淳勁

蘇耆書畫記述與鳳師賞閱數日內史與王述書乃云此郡之弊不謂頓至於此諸逮滯非復一條獨坐不知何以爲治自非常才所濟吾無故捨逸而就勞歎恨無所復及爾交人事請託亦未見北都冀得小差頃日當何理此帖刻在

便又見晉人語氣上有弘文印印在帖心面上不印縫四邊亦有小開元字印御府帖也宋子房收得唐開元摹右軍帖末有李林甫等臣跋今歸王詵詵翰林印皆在也內異熱一帖歸薛紹彭家

王詵收勅一道是賜浙西節度旌節與顏魯公前中書門下如今制後銜儀書名立人無下一畫字長題月日到眞卿二字名如今落日押字左手下角孔目官名又知唐勅制皆眞名不花押今時以片紙黏於前頭連勅落日書押字如常式文牒似不敬也三公第一等人各書名雖大紙吏文亦足收也許彥先有南州刺史告眞卿二字吏部尚書時字甚淳勁

蘇耆書畫記述與鳳師賞閱數日內史與王述書乃云此郡之弊不謂頓至於此諸逋滯非復一條獨坐不知何以爲治自非常才所濟吾無故捨逸而就勞歎恨無所復及爾交人事請託亦未見北都冀得小差頃日當何理此帖刻在

江南十八家帖中本朝以碑本刻入十卷中較之不差毫髮

唐人臨智永千文半卷在丞相蘇頌家

呂昌道家有懷素兩帖少年所書也今歸錢勰

家又王欽臣有懷素以詩代懷寄浩公碧綠地

雜色繒上草書老筆特妙

呂穆仲侍郎收李陽冰篆一卷筆細與縉

雲石刻相似

蘇台文收張從申墨蹟一卷余未見

寶晉英光諸家篆皆非古失實一時人又從而贈詩

俠人愧笑

蘇州邵元伯收蘇沂所摹張顛賀八清鑒帖與

眞更無少異又摹懷素自叙嘗歸余家今歸吾

友李錞一如眞蹟程師孟語余四十千置得古

摹蘭亭一本白玉軸欲出示竟不曾取今在子

宏處王安上曾見之

唐人摹右軍丙舍帖暮年書在呂文靖丞相家

淑問處法書要錄載是臨鍾繇帖薛紹彭模得

江南十八家帖中本朝以碑本刻入十卷中較之不差毫髮

唐人臨智永千文半卷在丞相蘇頌家

呂昌道家有懷素兩帖少年所書也今歸錢勰

家又王欽臣有懷素以詩代懷寄浩公碧綠地雜色縐上草書老筆特妙

呂穆仲侍郎收李陽冰白麻篆一卷筆細與縉雲石刻相似

蘇台文收張從申墨蹟一卷余未見

豪英諸家篆皆非古失實一時人又從而贈詩使人愧笑

蘇州邵元伯收蘇沂所摹張顛賀八清鑒帖與眞更無少異又摹懷素自叙嘗歸余家今歸吾友李錞一如眞蹟程師孟語余四十千置得古摹蘭亭一本白玉軸欲出示竟不曾取今在子宏處王安上曾見之

唐人摹右軍丙舍帖暮年書在呂文靖丞相家淑問處法書要録載是臨鍾繇帖薛紹彭模得

兩本一以見贈

柳公權書陰符經有會昌月日姓名爲馬玨借去未還今知其子永稽能保惜在合肥江南文房物也

王仲修收唐湖州刺史楊漢公書有鍾法與襄州羅讓能書碑同余家亦收一幅後題會昌年臨寫鍾表今易歸薛紹彭家

唐司議郎陸柬之書頭陁碑寺前少兩幅獲于吳郡世未有此書內空山字後筆以氏族志檢之父名山才遂以爲定及王詵處收錢氏陸臨蘭亭遂皆空山字王仲修收蘭亭詩一卷詞云悠悠大象運殆是一種分開物余以頭陁碑一幅及智永帖換宗室令穰歐書語箴一幅與薛紹彭分收

智永臨右軍五帖獲于吳郡末云玄度忽腫至可憂慮疾候自恐難耶史稱玄度服巨勝實莫知所終此可鑒也因托薛紹彭書考妣會稽公

襄陽冊陽二大夫人告贊爲潤筆薛以書畫還

往出處必同每以鑒定相高得失評較
無錫唐氏有雙鈎右軍十七帖有精彩錢塘僧了性收一卷楮紙一冊是錢氏物紙白唐氏又收碧綾黃庭經云是補遂良書非也上有江南李重光清輝二字小印云是丁晉公家族人所質錢氏所收浩博帖云臣節分嚴外無典掌之所故不簿上而諸位咸有法書臨揚甚多常州使君景湛房下往往爲人購去薛紹彭收肅宗千文是也上皆有希聖字印忠孝之家圓錢印錢氏書堂印錢勰房下有史孝山出師頌題作蕭子雲亦奇古又有寫白樂天書一首是唐人書亦秀潤天氣殊未佳顏魯公帖綠褰花綾是唐人勾塡圈深墨淺夫金玉爲器毀之則再作何代無工字使其身在再寫則未必復工蓋天眞自然不可預想想字形大不爲篤論人人若同此中妙懷素自言初不知却是造妙語旣再作不可復得揚而藏諸何陋之有

管軍苗履長子忘其名癸未歲都下法雲寺邂
逅去長安一大姓村居家其石匣中所藏玉軸
晉魏古帖數十軸目嘗見之余每入夢想
王詵每奈到都下邀過其第即大出書帖索余
臨學因櫃中翻索書畫見余所臨王子敬鵝羣
帖染古色麻紙滿目皴紋錦囊玉軸裝剪他書
上跋連於其後又以臨虞帖裝染使公卿跋余
適見大笑王就手奪去諒其他尚多未出示又
余少時使一蘇州背匠之子呂彥直今在三館
爲晉王詵嘗留門下使雙鈎書帖又嘗見摹黃
庭經一卷上用所刻勾德元圖書記乃余驗破
者
近年筆法蔡君謨獨步當世予嘗戲謂君謨言
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船不離處所君謨以
爲能取譬

十二南校

桐江趙如獻校

寒山趙宧光正

米襄陽志林卷第七

明　禾郡　范明泰　長康編

畫學

伯時病右手予始作畫以李常師吳生終不能去其氣余乃取顧齊古不使一筆入吳生又李筆神采不高余爲睛目面文骨木自是天性非師而能惟作古忠賢像也

余嘗與李伯時分布次第作子敬書練裙圖圖成乃歸權要竟不復得余又嘗作支許王謝于

[illegible]王謝[illegible]米[illegible]
晉魏古[illegible]十二南[illegible]
[illegible]浦東[illegible]
學書唯[illegible]氣[illegible]用盡[illegible]
此[illegible]筆[illegible]蔡[illegible]當世[illegible]嘗[illegible]
[illegible]
氣盈一卷上用[illegible]
[illegible]晉王[illegible]嘗留[illegible]

山水間行自挂齋室又以山水古今相師少有出塵格因信筆作之多烟雪掩映樹石不取工細意似便已知音求者只作横挂三尺軸惟寶晉齋中懸雙幅成對長不過三尺標出乃不爲椅所蔽人行過肩汗不着更不作大圖無一筆窮之趣尤以烟雲霧景爲佳其次竹木水石其次花草至於士女翎毛貴游戲閙殊不入清翫

家具眼

大畧牛馬人物一模便似山水摹皆不成山水心匠自得處高也

凡收畫必先收唐希雅徐熙等雪圖巨然或范寬山水圖齊整相對者裝堂遮壁乃于其上旋旋掛名筆絹素大小相當成對者又漸漸掛無對者蓋古畫大小不齊鋪掛不必端正若晉筆須第二重掛唐筆爲襯乃可掛也

今人絶不作故事者由所爲之人不考古衣冠

皆使人發笑古人皆云某圖是故事也蜀人有
晉唐餘風國初已前多作之人物不過一指雖
乏氣格亦秀整林木皆用重色清潤可喜今絶
不復見矣

太抵畫今時眼生者即以古人向上名差配之
似者即以正名差配之好事者與賞鑒之家爲
二等賞鑒家謂其篤好編閱記録又復心得或
能畫故所收皆精品近世人或有貲力元非
知意作標韻至假耳目于人此謂之好事者
置錦囊玉軸以爲珍祕開之或笑倒余輒撫案
大叫曰慙惶殺人王詵每見余作此語亦常常
道每見一可笑必曰米元章道慚惶殺人

古人圖畫非無勸戒今人撰明皇幸蜀圖無非
侈麗吳王避暑圖重樓平閣徒動人侈心

唐畫張志和顏魯公樵青圖在朱長文處無名
人畫甚佳今人以無名爲有名不可勝數故諺
云牛即戴嵩馬即韓幹鶴即杜荀象即章得是
也

古畫若得之不脫不須背標若不佳換標一次
背一次壞屢更矣深可惜蓋人物精神髮采花
之穠豔蜂蝶只在約略濃淡之間一經背多或
失之也

絹素百破必好畫裂紋各有辨長幅橫卷裂紋
橫橫幅直卷裂紋直各隨軸勢裂也直斷不當
一縷歲久卷自兩頭蘇開斷不相合不作毛掐
亦蘇不可僞作其僞者快刀直過當縷兩頭依
舊生作毛起掐又堅紉也濕染者色棲縷間乾

薰者烟臭上深下淺
余少收畫圖見奇巧皆不錄以爲不應如是及
長官于桂見陽朔山始知有筆力不能到者向
所不錄翻恨不巧矣因知范至能所謂平地蒼
玉崛起爲天下偉觀第一者眞非虛語也
池州匠作秋浦九華峰有清趣師董源
荆浩善爲雲中山頂四面峻厚
蘇州丁氏五星圖宗室叔盎家金星一小幀並
眞蹟也沈括收周昉五星與丁氏一同

李成師荆浩未見一筆相似師關同則樹相似
范寬師荆浩浩自稱洪谷子王詵嘗以二畫相
送題勾龍爽畫因重背入水於左邊石上有洪
谷子荆浩筆字在合緑色抹石之下後數年册
徒僧房有一軸山水與浩一同而筆乾不圜於
瀑水邊題華原范寬乃是少年所作却以常法
較之山頂好作密林自此趨枯老水際作突兀
大石自此趨勁硬信荆之弟子也
女史箴横弓筆彩生動秀潤今士人家收得唐
摹顧筆刻女圖至刻板作扇皆是三寸餘人物
與劉氏女史箴一同
戴逵觀音在余家天男相無髭皆貼金
蔣長源收宣王姜后免冠諫圖宣王白帽此六
朝冠也
天帝釋像在蘇泌家皆張僧繇筆也張筆天女
宮女面短而艷顧乃深靚爲天人相武帝作居
士服反脣露齒宮女四人擎花後四武士持戈
劒髮如神也

蘇氏種瓜圖絶畫故事蜀人多作此等畫工甚
非閻立本筆立本畫皆着色而細銷銀作月色
布地令人收得便謂之李將軍思訓皆非也江
南李主多有之以內合同印集賢院印印之蓋
收遠物或是珍貢
張修家有辟支佛下畫王維仙桃巾黃服合掌
頂禮乃是自寫眞與世所傳關中十大弟子眞
法相似世俗以蜀中畫騾綱圖劒門關圖爲王
維甚衆又多以江南人所畫雪圖命爲王維但
見筆清秀者卽命之如蘇之純家所收魏武讀
碑圖亦命之維李冠卿家小卷亦命之維長安
李氏雪圖與孫載道家雪圖一同命之維其他
貴侯家不可勝數諒非如是之衆也
山水李成只見二本一松石一山水松石出盛
文肅家山水在蘇州寶月大師處秀潤不凡松
勁挺枝葉鬱然有陰荆楚小木無一冗筆不作
龍虵鬼神之狀今世貴侯所收大圖猶如顏柳
書藥牌形貌似爾無自然皆凡俗林木怒張松

榦枯瘦多節小木如柴無生意成身爲光祿丞第進士子祐爲諫議大夫孫宥爲待制贈成金紫光祿大夫使其是凡工衣食所仰亦不如是之多皆俗手假名余欲爲無李論李瑋自言收李成八幅此特以氣與好事家相尚耳

董源平淡天眞多唐無此品在畢宏上近世神品格高無與比也峰巒出沒雲霧顯晦不裝巧趣皆得天眞嵐色鬱蒼枝榦勁挺咸有生意溪橋漁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

隣同人物俗石木出於畢宏有枝無榦

張友正家收古栢一株枝枝如龍虵糺結甚異石亦皴澁不凡題爲韋侯

滕昌祐邊鸞徐熙徐崇嗣花皆如生黃筌惟蓮衆好事家必五七本不足深論

差勝雖富艷皆俗

李王山水唐希雅黃筌之倫翎毛小筆人收甚宗室仲忽收孫可玄笠澤垂釣圖亦不俗然世無可玄筆又收唐出相道德經一卷人物三寸

許皆如吳畫

余收李成至李冠卿大扇愛之不已爲天下之冠既購得之背于眞州昭宣使宋用臣自舒州召還見之太息云慈聖光獻太后於上溫清小次盡購李成畫貼成屏風以上所好至輒玩之因吳丞相冲卿夫人入朝太皇使引辨眞僞成之孫女也內以四幅爲眞拆奉上別購補之勑用臣背于內東門正與此類因語泫然囑吾愛惜余亦甚珍之及得盛文肅家松石片幅如紙

榦挺可爲隆棟枝茂凄然生陰作節處不用墨圈下一大點以通身淡筆空過乃如天成對面皴石圓潤突起至坡峯落筆與石脚及水中一石相平下用淡墨作水相準乃是一磧直入水中不若世俗所效直斜落筆下更無地又無水勢如飛空中使妄評之人以李成無脚蓋未見眞耳劉涇自以李成眞筆多於是出示之乃良久曰此必成師也

關同眞蹟見二十本范寬見三十本其徒甚多

滕昌祐邊鸞各見十本丘文播花木見三十本
祝夢松雪竹見五本巨然劉道士各見十本餘
董源見五本李成眞見兩本贋見三百本徐熙
崇嗣花果見三十本僞吳生見貫筌居寀居寶見百本李
重光見二十本僞吳生以壁畫筆上絹素一
關中小孟人謂之今吳生見三百本
一如刀劃道子界墨訖則去矜子裝之色蓋本
筆再添而成唯恐失眞故齊如劃小孟遂只見
壁畫不見其眞至於點睛皆用濃墨愈光愈失
神彩不活又畫人面耳邊地闊口鼻眼相近武
宗元亦然以吳生畫其手多異然本非用意各
執一物理自不同宗元乃爲過海天王二十餘
身各各高呈以其手各作一樣一披之猶一羣
打令鬼神不覺大笑俗以爲工也
東邨王胡璞蕃馬見七八本雖好然非齋室清
翫也
余昔購丁氏蜀人李昇山水一幀細秀而潤上
危峯下橋涉中瀑泉松有三十餘株小字題松

身曰蜀人李昇以易劉澄古帖劉刮去字題曰李思訓易與趙叔盎令人好僞不好真使人嘆息也

李冠卿少卿收雙幅大折枝一千葉桃一海棠一梨花一大枝上一枝向背五百餘花皆背一枝向面五百餘花皆面命爲徐熙余細閱於一花頭下金書臣崇嗣上進公歎曰平生所好終被弟看破破除平生念矣又收兩幅樓臺甚古上有三十餘宮人唐裝約略行筆髮彩生動又收六幅大龍旁畫龍王不知何人筆精彩動人云五郡祈輒雨

易元吉徐熙後一人而已善畫草木葉心翎毛如唐徐後無人繼世但以獐猿稱可歎或云畫孝嚴殿壁畫院人妬其能只令畫獐猿竟爲人所鴆

趙昌王友之流如無才而善佞士初甚可惡終須怜而收録裝堂嫁女亦不棄

王端學開同人物益入俗

元霤傳寫眞有神彩

武岳學吳有古意子洞清元作佛象羅漢善戰

掣筆作髭髮尤工天人畫壁髮彩生動然絹素

畫以粉點眼久皆先落使人惜之南嶽後殿壁

天下奇筆

江南劉常花氣格清秀有生意固在趙昌王友

之上

傳古龍如蜈蚣董羽龍如魚

趙叔盎家舊有出塞圖江南畫魚蝦相隨山石

林木人物如董源佳作也是龍吞珠圖

曹仁熙水今古無及四幅圖內中心一筆長丈

餘自此分去高郵有水壁院

大夫蔣長源作着色山水頂似荆浩松身似李

成葉取眞松爲之如靈鼠尾大有生意石不甚

工作凌霄花纏松亦佳作

王詵學李成皴法以金碌爲之似古今觀音寶

陀山狀作小景亦墨作平遠皆李成法也

蘇子瞻嘗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余問何不

逐節分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運思清拔出於
文同與可自謂與文拍一瓣香以墨深爲面淡
爲背自與可始也作成林竹甚精子瞻作枯木
枝榦虬屈無端石皴硬亦惟惟奇奇無端如其
胸中盤鬱也吾自湖南從事過黃州初見公酒
酣曰君貼此帋壁上觀音紙也卽起作兩枝竹
一枯樹一怪石見與後晉卿借去不還

印湘見畫卽摹無不亂眞

然明白易辨者顧陸吳周昉人物騰邊徐唐
祝花竹翎毛荆李關董范巨然劉道士山水戴
牛曹韓馬韋馬亦復難辨蓋相似衆也

趙昌王友鍾覺輩得之可遮壁無不爲少程坦
崔白僕封馬賁張自方之流皆能汙壁茶坊酒
店可與周越仲翼草書同掛不入吾曹議論得
無名古筆差排猶足爲尚友

蘇子美有畢宏山水題云筆勢凶險是也

宗室仲儀收古廬山圖一半幾是六朝筆位置
寺基與唐及今不同石不皴林木格高挽舟人

色舟製近古所惜不全也

黃筌畫不足收易摹徐熙畫不可摹

蘇子美藏黃筌鶺鴒圖只蘇州有三十本更無少異今院中作屏風畫用筌格稍舊退出却無處可辨

江南周文舉士女面一如昉衣紋作戰筆此蓋布文也惟以此爲別昉筆秀潤勻細

沈括存中收唐人壁畫兩大軸或一手一面或半身是學者記其難處遂題爲眞

實月所收李成四幅路上一才子騎馬一童隨清秀如王維畫孟浩然成作人物不過如是他圖畫人醜怪賭博村野如伶人者皆許道寧專作成時畫

李公麟云海州劉先生收王獻之畫符及神一卷呪小字五斗米道也李伯時只一見求摹不許意不知誰何

古畫至唐初皆生絹至吳生周昉韓幹後來皆以熟湯半熟入粉搥如銀版故作人物精彩入

筆今人收唐畫必以絹辨見文龐便云不是唐非也張僧繇閻令畫世所存者皆生絹南唐畫皆麄絹徐熙絹或如布文彥博以古畫背作匣意在寶惜然貼絹背着綳損愈疾今人屏風俗畫一二年即斷裂恰恰蘇落也匣是收壁畫製書畫以時卷舒近人手頻自不壞歲久不開者隨軸乾斷裂脆粘補不成也

王球有兩漢而下至隋古帝王象云形狀有怪甚者恨未見之此可訪爲祕閣物

檀香辟濕氣畫必用檀軸有益開匣有香而無糊氣又辟蠹也若玉軸以古檀爲身檀身重今却取兩片剡中空合柄軸鑿乃輕輕不損畫常卷必用桐杉佳也軸重損絹軸不宜用金銀既俗且招盜若桓靈寶不然水晶作軸挂幅必兩頭墜性重蜀青圓錢雙鬬鷔錦最俗不可背古畫只背今人裝堂亦俗也

蘇木爲軸以石灰湯轉色歲久愈佳又性輕角

軸引虫又開軸多有濕臭氣檀犀同匣共發古香紙素既古自有古香也

范寬山水巢巢如恒岱遠山多正面折落有勢晚年用墨太多土石不分本朝自無人出其右者溪出深虛水若有聲其作雪山全師世所謂王摩詰

董源峰頭不工絕澗危徑幽壑荒迥多眞意余家有紙本曹不興如意輪圖卻必家有六朝畫西山十二眞君題爲閻立本

葉助字天祐收蜀范瓊畫梁武帝寫誌公圖一幅武帝白冠衣褐晉尚白宋齊梁陳習見不同各以所尚色皆白帽帝首叔季文物如此豈非餘分國位乎顧愷之畫維摩猶白首周木德冕皆尚青仲尼曰吾殷人也生於宋故服章甫之冠此殷制殷水德故尚玄玄端章甫皆黑色也封二王後各行其正朔服其文物也漢火德尚赤用赤幘舜土德尚黃故服黃冠圖宜觸類而長之乃不凡

江南陳常以飛白筆作樹石有清逸意人物不工折枝花亦以逸筆一抹爲枝以色亂點花欲奪造化本朝妙工也

徐熙風牡丹圖葉幾千餘片花只三朶一在正面一在右一在右一在衆枝亂葉之背石竅圓潤上有一猫兒余惡畫猫數欲剪去又蔣長源以二十千置黃筌畫猩猫顫勃荷甚工

薛郎中道祖有花下一金盆盆旁鶺鴒鳩謂之金盆鶺鴒豈是名畫可笑又收吳王斫鱠圖江南

衣文金冠右衽紅衫大榻上背撦兩手吳王衣不當右衽

唐人軟裹蓋禮樂闕則士習賤服以不違俗爲美余初惑之當俟君子留意耆舊言士子國初皆頂鹿皮冠弁遺制也更無頭巾掠子必帶篦所以裹帽則必用篦子約髮客至即言容梳裹乃去皮冠梳髮角加後以入幞頭巾子中篦約髮乃出客去復如是其後方有絲絹作掠子掠起髮頂帽出入不敢使尊者見既歸於門背取

下掠子篦約髮訖乃敢入恐尊者令免帽見之爲大不謹也又其後方見用紫羅爲無頂頭巾謂之額子猶不敢習庶人頭巾其後舉人始以紫紗羅爲長頂頭巾垂至背以別庶人黔首今則士人皆戴庶人花頂頭巾稍作幅巾逍遥巾額子則爲不敬衣用裹肚勒帛則爲是近又以半臂軍服被甲上不帶者謂之背子以爲重禮不知巾之士服大帶拖紳乃爲禮不帶左衽皆夷服此必有君子制之矣漢刻從者巾與殷毋追同令頭巾若不作花頂而四帶兩小者在髮兩差大者垂則此制也禮豈有他君子制之耳余爲漣水每民去巾下必有鹿楮皮冠此古俗所着良足美也又唐初畫舉人必鹿皮冠縫掖大袖黃衣短至膝長白裳也蕭翼御史至越見辯才云着黃衣大袖如山東舉子用證未軟裹曰襴也李白像鹿皮冠大袖黃袍服亦其制有吳中一士大夫好畫而裳背以舊古爲辨仍必以名畫記差古人名當得一七元題云梁元

帝畫也又得一伏羲畫卦象題云史皇畫也問所自荅云得于其孫子不知軒轅孫史皇孫也若是史皇孫必於戾園得之其他畫稱是嘗見余家顧愷之維摩更不論筆法便云若如此近世畫甚易得顧侍史曰明日教胡常賣尋兩本後數日果見兩凡俗本卽題曰顧愷之維摩陸探微維摩題顧愷之者無文殊只一身是曾見尾棺象者也其一有文殊騎獅子故曰陸探微曾見甘露陸探微有張目獅子故也此收章得

象杜荀鶴之流其兄有鑒別曰舍弟極損終與一日燒了會其先化不然梁元帝又夢秦始皇也士流當以此爲戒其物不必多以百軸之費買一軸好畫不爲費以五鏍價置一百軸繆畫何用黃卷五經赤軸三史猶有侯於抄錄若如是佛畫止可渡江投水去耳

嘉祐中三人收畫楊褒邵必石揚休皆酷好竭力收後余閱三家畫石氏差優楊以四世五公字印號之無一軸佳者邵印多巧篆字其旁大

畧標位高略似江南畫即題曰徐熙蜀畫星神便題曰閻立本王維韓滉皆可絶倒其孫携韓滉散牧圖至乃雙幅上驢二十餘枚不及崔白輩絹素染深黃絲文總緊索價四百貫面上左以粉作牌子題曰韓晉公散牧圖不疑家寶其上一印鎮江軍節度使印是油單印者其大四寸許文麄下一印只略有唐印最小又文細諸人共笑其僞久之無人信遂以五十千質與江氏而去因嗟之曰華堂之上清晨一羣驢子厮咬是何氣象

眞絹色淡雖百破而色明白精神彩色如新惟佛像多經香烟薰損本色

余相國寺中八金得紙桃兩枝緑葉虫透背二葉着桃上二桃突兀高出紙素徐熙眞筆也

沈括收畢宏畫兩幅一軸上以大青和墨大筆直抹不皴作柱天高半峰滿八分一幅至向下作斜鑿開曲欄約峻崖一瀑落下兩大石塞路頭一幅作一圓平生半腰雲遮下積石數塊一

童抱琴由曲欄轉山去一古木臥奇石奇古及
居潤問之云已易與人竟不再出至今常在夢
寐間也

許玄度王逸少謝安石支道林當時同遊山陰
南唐顧閎中遂畫爲山陰圖三吳老僧寶之莫
肯傳借余嘗與伯時說伯時率然弄筆隨所說
想像作之瀟灑有山陰放浪之思

蘇子瞻收吳道子畫佛及侍者誌公十餘人破
碎甚而當面一手精彩動人點不加墨口淺深
暈成故最如活王元規家二天王皆是吳之入
神畫竹筆磊落揮霍如蕚萊條圍潤折算方圓
凹凸裝色如新與子瞻者一同李伯時家天王
雖佳細弱無氣格乃其弟子輩作貴侯家所收
率皆此類也宗室大年處天蓬亦眞吳筆周仁
熟家大悲亦眞今人得佛則命爲吳未見眞者
唐人以吳集大成而爲格式故多似尤難鑒定
余白首止見四軸眞筆也

巨然師董源今世多有本嵐氣清潤布景得天

眞多巨然少年時多作礬頭老來平淡趣高劉道士亦江南人與巨然同師巨然畫則僧在主位劉畫則道士在主位以此爲別

余家顧淨名天女長二尺五應名畫記所述小身維摩之數唐鏤牙軸紫錦裝標李公麟見之賞愛不已親琢白玉牌具鼎銘古篆虎頭金粟字皆碾雲鶴以結緣也

戴逵觀音亦在余家家山乃逵故宅其女捨宅爲寺寺僧傳得其相天男端靜舉世所覩觀音作天女相者皆不及也名畫記云自漢始有佛至逵始大備也

蔡子駿家收老子度關山水林石車從關令尹喜皆奇古老子乃作端正塑像戴翠色建華冠手持碧玉如意此蓋唐爲之祖故不敢畫其眞容漢畫老子于蜀郡石室有聖人氣象想去古近當是也

余家董源霧景橫披全幅山骨隱顯林梢出沒意趣高古

唐希雅作林竹韻清楚但不合多作禽鳥又作棘林間戰筆小竹非善是効其主李重光耳

錦峰白蓮居士又稱鍾峰隱者皆李重光畫自題號意是鍾山隱居耳每自畫必題曰鍾隱筆

上着內殿圖書之印及押用內合同集賢院黑印有此印者是典于文房物也內合同乃其璽

唐室皆用內合同爲御印至梁高祖始用御前之印也錢氏以內院倣之封函曰制姓名內曰制公某人可某官官上用此印日月用國印

余家收唐人麻紙畫楊子雲腰下懸一兒觥細轉條索蔣永叔收古銅兒觥其形勢骨體凹凸全備轉旋條索一如余家畫遂以帖易去以證謂之子雲觥

孫知微作星辰多奇異不類人間所傳信異人也然是逸格造次而成平淡而生動雖清拔筆皆不圜學者莫及然自有懷古圓勁之氣畫龍有神彩不俗也楊朏學吳生點睛髭髮有意衣紋差圓尚爲孫知微逸格所破

鍾離公序收燕公畫一幅題曰禮部侍郎燕穆之畫付女五娘氣格如此

王君玉收王維畫堯民鼓腹圖

蔣永仲收韋偃松一幅千枝萬葉非經歲不成麟文一如眞筆細圓潤

宗室君發以七百千置閻立本太宗步輦圖以熟絹通身背畫經梅便兩邊脫磨畫蘇落

余以范寬圖易僧夢休雪竹一幅巨石倒影下落葉數片浮水面旁一枯木亦倒影後易韋馬于蔣長源凡去十一種物方得蔣後易與王詵今蔡勝道有六幅長丈餘奇甚大屋梁方可掛森森如坐竹下

道士牛戩筆墨麤豪縱放亦不俗格固在艾宣惠崇寶覺張經之上也

李甲華亭逸人作逸筆翎毛有意外趣木不佳

漣漪藍氏收晉畫渾天圖直五尺素畫不作圜勢別作一小圈畫北斗紫極亦易於點閱又列位多異於常圖

雒陽張狀元師德家多名畫其姪孫南都倅茂宗處見唐畫嵇康廣陵散松石遠岸奇古所書故事空民字世未見同品畫眞佳作也黃筌六幅着色山水有江南徐崇嗣桃六幅折枝江南周文矩士女徐熙鱗魚蟹皆有丁晉公親題印餘畫皆張狀元及景倫字印李成淡墨如夢霧中石如雲動多巧少眞意范寬勢雖雄傑然深暗如暮夜晦暝土石不分物象之幽雅品固在李成上

錢世京家有謝靈運盤足坐象亦奇古

李師端收薛稷二鶴唐李昇着色畫二軸三幅山水舟舫小人物精細兩幅畫林石岸茆亭溪水數道士閑適人物差大反不工小者石岸天成都無筆蹤其三幅峰巒秀拔山頂蒙茸作遠林巖巒洞穴松林層際木身圓挺都無筆踪其二度非歲月不可了一畫人間未見如此之細且工雖太密茂林中不虛而種種木葉古未有倫今固無有與余得於丁氏者無以異

潁州公庫顧愷之維摩百補是唐杜牧之摹寄
潁守者本置在齋龕不携去精彩照人前後士
大夫家所傳無一毫似蓋京西工拙其屏風上
山水林木奇古坡岸皴如董源乃知人稱江南
蓋自顧以來皆一樣脩隋唐及南唐至巨然不移
畢相孫亦同此體余因題其顧畫幅上云米芾
審定是杜牧之本仍以撥發司印印之蓋證勾
誣刻石妄指爲人易去也余與潁簽善託尋善

工摹須切記似凡三寄蠟本無一筆似者或可
上之御府乞國工模賜世間爲千年之傳如唐
文皇蘭亭豈非一代盛美
唐太宗步輦圖有李德裕題跋人後脚羌是閻
令畫眞筆今在宗室仲爰家
道德經一卷出相間不知何人畫絹本是大小
不勻眞褚遂良書在范相堯夫家與馮京當世
家西昇經不同雖有裴度柳公權跋非閻令畫
褚筆唐人自不[illegible]

王維畫小輞川摹本筆細在長安李氏人物好此定是眞若比世俗所謂王維全不類或傳宜與楊氏本上摹得

馬佳本所見高公繪二馬一齕草一嘶王詵家二馬相咬是一本後人分開賣蘇瀲家三疋王元規家一疋宗室令穰家五疋劉涇家三疋皆筆法相似並唐人妙手也劉所收白子毋牛王仲修家黑牛令穰家黑牛皆命爲戴甚相似貴侯家多不同皆命爲戴不可勝數

張退傳丞相孫德淑收仁宗畫黑猿上有小御寶旁一印胡蘆王素字畫奇甚

潤州節推莊鼎青州人收麻紙爾雅圖衣冠人物與蘇氏一同

王球收西域圖謂之閻令畫褚遂良書與馮京家同假名耳

宗少文一筆畫唐人摹絹本在劉季孫家故蘇太簡物薛稷鶴在蘇之孟家

北史人物衣冠乘馬甚古亦在蘇之孟家題云

曹將軍也

徐熙大小折枝吾家亦有士人家往往見之翎毛之倫非雅翫故不錄桃一大枝謂之滿堂春色在余家

李公麟家展子虔朔方行小人物甚佳韓馬破梨四足如涉水中皆南唐文房物

宗室仲爰收唐畫陶淵明歸去來其作廬山有趣不俗

楊崇收唐畫村田踏歌樂上題廣政年入御府

人物亦佳

潤州甘露寺張僧繇四菩薩長四尺一板長八尺許又陸探微神面黃口角露二向上齒金甲手持幡下一白獅子神彩驚人殿梁天監中蓋拱明間有二吳道子行脚僧吾移置行脚僧於淨名齋以避風雨已上並會昌中廢寺於本道合毀寺處移來於此寺其殿中置明皇銅像因得不廢元符末一旦爲火所焚六朝遺物掃地江左更無一晉筆藏是六朝所書卷末晉王總

曹將軍也

徐熙大小折枝吾家亦有士人家往往見之翎毛之倫非雅翫故不錄桃一大枝謂之滿堂春色在余家

李公麟家展子虔朔方行小人物甚佳韓馬破梨四足如涉水中皆南唐文房物

宗室仲爰收唐畫陶淵明歸去來其作廬山有趣不俗

楊崇收唐畫村田踏歌樂上題廣政年入御府人物亦佳

潤州甘露寺張僧繇四菩薩長四尺一板長八尺許又陸探微神面黃口角露二向上齒金甲手持幡下一白獅子神彩驚人殿梁天監中蓋拱明間有二吳道子行脚僧吾移置行脚僧於淨名齋以避風雨已上並會昌中廢寺於本道合毀寺處移來於此寺其殿中置明皇銅像因得不廢元符末一旦爲火所焚六朝遺物掃地江左更無一晉筆藏是六朝所書卷末晉王總

持煬帝小字也平江南鳩集置寺題跋具存李
衛公祠手植檜皆焚蕩寺後重重金碧參差多
景樓面山背海爲天下甲觀五城十二樓不過
也所存惟衛公鐵塔米老庵二間
榮咨道收雪獵圖命爲王維不類張氏辟支佛
所畫合掌像林木類蜀人筆雪山精好是唐物
維則未也
禮部侍郎燕穆之司封郎宋迪直龍圖閣劉明
復皆師李成復古比二公特細秀作松枝而無

向背荆楚細甚秀
嗣僕王宗漢作蘆鴈有佳思
宗室令穰作小軸清麗雪景類世所收王維汀
渚水鳥有江湖意
章友直善畫龜蛇以篆筆畫亦有意又能以篆
筆畫基盤筆筆相似其女並能之
杭僧眞慧畫山水佛像近世出品惟翎毛墨竹
有江南氣象寫一大牛大數尺形似虎
艾宣張涇寶覺大師翎毛蘆鴈不俗寶覺畫一

持煬帝小字也平江南鳩集置寺題跋具存李
衛公祠手植檜皆焚蕩寺後重重金碧參差多
景樓面山背海爲天下甲觀五城十二樓不過
也所存惟衛公鐵塔米老庵二間
榮咨道收雪獵圖命爲王維不類張氏辟支佛
所畫合掌像林木類蜀人筆雪山精妙是唐物
維則未也
禮部侍郎燕穆之司封郎宋道直龍圖閣劉明
復皆師李成復古比二公作松枝而無

向背荆楚細甚秀
嗣僕王宗漢作蘆鴈有佳思
宗室令穰作小軸清麗雪景類世所收王維汀
渚水鳥有江湖意
章友直善畫龜蛇以篆筆畫甚盤筆筆相似其女並能之
杭僧眞慧畫山水佛像近世出品惟翎毛墨竹
有江南氣象寫一大牛大數尺形似虎
艾宣張涇寶覺大師翎毛蘆鴈不俗寶覺畫一

鶴王安上見以謂薛稷筆取去

杭士林生作江湖景蘆鴈水禽氣格清絶南唐無此畫可並徐熙在艾宣張涇寶覺之右人罕得之

劉巨濟收唐人畫脫殼筍如生

錢藻收張璪松一株下有流水澗松上有八分詩一首斷句云近溪幽濕處全藉墨烟濃又有璪荅詩在大夫孫載家高公繪亦有張璪澗底松山上苗山水一軸

端州有陳高祖之後收陳世諸佛帝眞白畫唐使下御史姓韋作記頂幅巾不冠後主作醉舞狀

蘇汶有江南暝禽圖徐熙一酸榴余家有丁晉公所收甜榴滕中孚有徐熙對花果子四軸石楊休有吾家唐畫韋侯故事六橫幅山水人物車馬備具後人題作張萱易李邕帖衆物之一也并徐熙牡丹海棠兩幅

余家收古畫最多因好古帖每自一軸加至十

幅以易帖大抵一古帖不論貲用及他犀玉瑠璃寶玩無慮十軸名畫其上四角皆有余家印記見卽可辨

馮永功家有日本着色山水南唐亦命爲李思訓作

范大珪有折枝梨花古筆非江南蜀畫

王敏甫收李重光四時紙上橫卷花一軸每時則自寫論物更謝之意文一篇畫一幅字亦少時作花淸麗可愛

蘇洎收古茴香一枝題爲閻令畫

王晉卿收江南畫小雪山二軸易余歲餘小木一筆纏起作枝葉如草書不俗後易書與蘇之友李伯時云其父所收失去知在晉卿家不知歸余恨不得易云王維筆非也

余收易元吉逸色筆作蘆如眞上一鸜鵒活動晉卿借去不歸

邵必家維摩文殊六朝畫

王士元作漁蚨浦嶼雪景類江南畫

江州張氏收李重光道裝象神骨俱全云是顧宏中筆

文彦博太師小輞川折下唐跋自連眞還李氏一日同出坐客皆言太師者眞唐張彦遠名畫記云類道子又云雲峰石色絶迹天機筆思縱橫參於造化孫氏圖僅有之餘未見此趣

鹿野逋凡校